

鄉

愁

艾蕪

中興文叢

鄉愁

艾蕪著

中興山版社印行

一 幸運的回到了家鄉

陳西生終於回到家鄉了，分開四五年的一家人，也都團了圓了，這在他總算是莫大的幸運。當他躲進山箐裏，追趕的人從不遠的林中跑過，他曾經閉下眼睛，等待過生命的完結，隨後山林重歸靜寂，鳥兒又在頭頂拍翅飛過時，他就是看看他那隻流血不止的手腕，和那隻踏着刺藤的足，也感到了說不出的快樂。

只是一路上沒有好好搽過藥，又顛頭蹶蹶走了好些山路，回到家裏就儼然成爲一個傷勢甚重的病人。做母親的，原是每逢初一十五的晚上，便要拿柱香，抱個大紅公雞走到村子外邊，靠近大路的楓樹底下，拖長聲音喚魂，盼念兒子回家的，現在真的如願以償了，但也不得不車開背去，拉着破爛的袖頭，偷偷揩下眼淚。做妻子的，一早起來，就遍山遍野，去扯草藥，只消有老年人說什麼藥可以消腫去毒，可以提膿生肌，儘管那是長在陡削的巖壁上，或是幽

深的林箐里，都能想方設法，弄到手上。僅有藥敷到手腕上足板上，而不大見效的時候，才低下頭深深地歎氣。

村裏的本地人，對於能夠逃回的年青人，向來很是羨慕贊嘆，認為一個有本事的人，才能逃脫，然而獨獨對陳四生，不肯表示尊敬，大家都私下議論：這是由於他打仗帶了傷，醫不好，人家才不要他的。

陳四生則不管這些，他覺得傷口總會醫好的，只消沒有機關槍擺在後頭，硬要逼着人拿起腦殼去碰子彈，就變成一個跼足抓手的廢人，也值得慶幸的。

不過多登幾天之後，無法避免的煩惱，終於偷偷地襲來。在村子背後，緊靠山邊的茅房子，更比先前破爛了。白天躺在地舖上的時候，便會看見白雲浮過的藍天。下雨的日子，每個人都須在屋裏戴頂篾斗笠。肚子老吃不飽，借回來的包穀和麥子，一兩天就光了，妻子則常常陰悽悽地提着空口袋回來。陳四生這才漸漸感到創傷是怎樣的一樁災難。他明白家裏人日夜盼望他回來，是要他供家養口的，而現在却不但成了家裏的累贅，並且加重了妻子的負擔。

他曾想過，單是足受傷就好，即使成爲跛子也不要緊，自己不上山斫柴，不下河挑水就是了，他可以坐在家裏，打草鞋，編篋貨，糾棕索子，由老婆拿到街上去賣，再買米回家。然而，竟是很不幸的，偏偏他的右手腕傷重，發腫，動彈不得，就連擺在面前碗裏頭的東西，吃起來都很困難，唯借能自己去做工糊口呢。再加以村裏的老家，看了之後，總是嘆氣地說，就怕好了，也是一個廢人。這使家裏人聽了叫苦着急，他自己尤其感到難過心慌。

其實，這種並未打斷骨頭的創傷，在西藥豐富的醫院，是很容易醫好的。只不過在這遠隔城市的山村，找不到什麼西藥來醫，所以就變成頗爲嚴重的了。

村裏頂有錢的陳大娘，也來看望病人了。她站在門口，帶着好心的樣子，問一會傷勢，才嘆氣地說：

「咳，西娃子，你不該這樣急的，已經明明白白不同日本鬼子打了，他們自然會放你回來。」

做妻子的也跟着嘆氣地說：

「唉，你四五年都拖過了嘛，就爭差這幾天！」

做母親的只在心裏自己責備自己。

「這該怪我！我不該初一十五、叫他的魂，使他心慌！」

陳酉生低着痛苦的臉，煩惱地說：

「就是他們不肯咄！肯放，哪個偕願意犯那個險！」

「這不要提了！這年辰偕說什麼，只要人回來就好了！」做母親的安慰兒子；「你不要急，你會完全好的。你想，怎樣不會好呢？我們，從你祖宗老子起，到你名下，大娘就曉得的，哪一個又做過壞事嘛？真是連眼屎那樣大都沒有過！酉娃子，你聽娘的話，你安安心心養傷好了。」

陳大娘聽見陳酉生的媽，說的這番頗為自信的話，便竭力裝做同情的樣子

說：

「是的呀，哪有不好的道理？你安安心心養傷好了。我那裏斗把兩斗麥子

借有，你們儘管來搗好了。」

陳大娘走後，酉生嫂才恨恨地說：

「說到說的好，你提起口袋去搗嘛，她就推到大爺身上去了，半顆麥子都借不到的，只叫你白嘔一場氣！」說着說着，就不禁傷感起來，帶着埋怨的口氣：「早曉得這樣無情無義的，跟她頂替個鬼囉！」

先前陳酉生出去當兵就是頂替陳大娘中簽的兒子的。

「算了，不提先前的事了！」做母親的勸慰地說。「她現在有心來看看，總算難得！」

「難得！哼，」酉生嫂扁扁嘴說。「曉得她們又在打什麼主意了！」

「她們借會打什麼主意呢？乾竹桿也逼不出油來咄！」做母親的教訓她的媳婦。「生她們的氣做什麼？」

「看倒把人害到這樣子任隨哪個都要生氣的！」

媳婦抵塞地說。

「不說了，不說了，」做母親的厭煩地說，「以後再不要貪圖人家的什麼錢了，就是吃草根根，都甯願一家人在一道的。」

這話又不免有點傷負到兒子。

「這借怪得到我貪圖錢麼？」陳酉生忿忿起來，「那時候，你們不都曉得？你不肯頂替，人家就會暗裏抓你去的！天說地說，總是比洵果辣椒他們好，他們球錢沒搞得一個，至今借連影子都沒有。那時候，你們不是看美票子眼紅麼！……到怪起我來了！」

「哪個怪你！」酉生嫂忍着氣，「我只說她們太寡毒了！默到有了錢，就可以隨便坑死人家，我到沒有眼紅過，當時我不時借哭一場麼？」

做母親的帶着怨恨的臉色勸阻地說：

「算了，算了，不要再說了，就算是我一個人眼紅過，我一個人想錢！……」

菩薩要報應，就讓他報應我一個人身上！」

陳酉生和酉生嫂見到母親在生氣起來，就都不再講下去了。

二 財神走上了門

下午，一個做副村長的本家，混名叫陳酒鏟子的，唧着長烟程走來了。他先看一看陳酉生的手和足，皺一下眉頭，然後向屋裏的人打量一下，才取下烟程向桌子腳邊吐一口痰，眼睛一眨一眨地說：

「這樣子拖下去，不得了的！大家都替你們擔憂的很！一村子人都是本家，哪能讓你們這樣下去。你們沒東西下鍋，人家也不好端起碗的。今下午我就同大爺商量個好法子。」說到這裏，又把烟程唧在嘴上，叭了起來。

先前叫陳酉生頂替應徵，就是他這位副村長和正村長陳大爺商量的好法子。所以一直懷恨在心的酉生嫂，便禁不住背皮子冷了一股，她想他們想的好法子，總對她家不會有什麼好處的。而且依她平日當家的經驗，村中的大人物下降，定歸會有一點子不愉快的事情，落在身上。不是要出莫明其妙的捐，就是要聽點嘔氣的話。譬如「你不出，他上頭依嗎，你不要槍桿子逼上門哈！」

「你下回再到那邊山裏去砍柴，連刀子索子都要跟你收了的！」諸如此類的指斥，她是領教過不少的次數。至於陳酉生的母親陳三孀，則始終對來人現着很好的臉色，她覺得她家目前正處在頂爲難的境地，肯有人來表示關切，總是值得感激的，何況借並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在同有力量的人物想法子呢。自然她也沒有忘記那回酒罈子替她兒子想的法子，但她總以爲兒子現已到了這步田地了，創傷，貧窮，飢餓，九死一生，定能使他們真正動了憐憫之念的。

酒罈子叭着烟，打量屋裏每一個人。他見陳酉生坐在矮凳上，背靠着篾笆壁頭，焦黃乏血的臉色，老是冷冷的。陳三孀雖是感動，却又像是有些不安。酉生嫂則看不見臉子，只從她那勾着的亂髮蓬蓬的腦袋，可以推想這個女人是大大喜歡他的到來。於是他帶着不快的聲調說下去：

「這也是麻煩透頂的事情！不過嘞，我們得看在酉生他爸爸名下，總得要使他老人家，地下睡得安穩。借有呢，酉生那回去頂替，我也得担一點關係，不能說他回來了，我就不管了，我借得管下去。他好好的，到不說了，偏偏又

運氣低，碰到這步歹運。我們做長輩的不管，偕有哪個來管？」

這使陳三孀真的感動起來，她用枯瘦的手指，搔着背上的癢說：

「五爸，你老人家一向好心好意，我們道謝的很，就是怕你老人家忙，不敢來操擾！」

「這有什麼的！」酒罈子並不取下烟桿，仍舊啣着，只是移到嘴角上去了，「忙總歸忙一點，你當倒這樣的公事？不過嘞，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想起酉生這步歹運，你們一家大小又過的這樣艱難，總得，咳，是的，總得找一條路子出來。」

陳酉生縮下那隻刺傷的足，又伸了出來，他不安地問：

「五爸，你跟我找什麼路子呢？」

「提起跟你找路子，他們那些沒心肝的，偕笑我……你跟他找得出什麼路子？他手足都成了殘廢，讓他等死算了！」酒罈子吐一口痰，做出很氣忿的神情，罵了一句，「這偕成什麼話嘛！」

這使陳西生一家人非常難過，但一聽到酒罈子最後一句話，却又感到溫和，就連西生嫂也不禁高興地抬起頭來。

酒罈子很嚴肅地說：

「我跟你大爺兩個人商量，就是想把西生送到省城醫院去醫。」

「呵呀，這不很費錢麼？」陳三嬉笑不住叫苦起來，「我們窮人子怎樣醫得起？」

「路這麼遠，怎麼好走得？」西生嫂接嘴說話，眉頭深深皺着，隨即嘆一口氣，「咳，他足不踏着刺就好了！」

「你們聽我說完嘛！」酒罈子就把拿在手裏的烟袋，擺了一擺，「就是路上要花點錢，說到住醫院，包你一個錢，都不會花的，只消我們村上做個公事，證明你是哪一師，哪一團，說你打過日本，你有功國家，你就住他一年半載，也不會要你分文。吃牠，穿牠，住牠，總要你好了，才會讓你回來。」他竭力做得十分莊重，免得對方看來是在吹牛。

母親和媳婦都在臉上現出活氣。母親借歡喜地說：

「這就靠大爺跟你老人家兩個人照顧了！」

媳婦興奮地說：

「要是能夠包醫得好，就是賣兒賣女，都情願籌這筆路費錢！」

做母親的連忙向陳酒罈子瞧，看他是不是能夠連路費錢也想辦法，她不好開口要求得。他覺得人家能替你想醫的辦法，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哪好再去麻煩。

「路上的盤纏錢，轎夫的轎錢，我們村子上都好想辦法的。」

酒罈子輕聲說着，彷彿這筆路費，很容易籌起，不值得留神注意似的。接着又叭起烟來，眼睛却一直向陳西生一眨一眨地瞧着。

陳西生老是低着頭，一句話也沒說，只直望他那隻刺傷了的足。

酒罈子有些忍耐不住了，取下烟袋，吐口痰，大聲問道：

「西生，我且問你，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心裏明白哈，省城，你到底敢不

「敢去？」

母親和媳婦都給這麼一問，弄得很是吃驚，立刻一起望着陳酉生，露出疑惑和不安的眼光。

陳酉生沒有抬頭，只有賭氣似的說：

「怎麼不敢去？」

陳三嬸馬上放心了，但又用溫和的口氣，責備兒子：

「在五爸面前，你好好地說嘛，他是爲你好吔！」

酉生嫂連忙轉環地說：

「他怕是傷口疼？……讓我跟你換道藥好不好？」

陳酉生搖一搖頭。

陳三嬸對酒鑊子敷衍地說：

「這也怪不得！就是脾氣再好的人，也受不住這樣的傷哪，手疼足又痛的。」

酒罈子現出一臉冷笑，向陳三嫗和酉生嫂恫嚇地說：

「你們借不曉得這點厲害，酉生他是逃回來的，就怕人家曉得，曉得那就」停一下，擺一擺下巴尖，「哼，不好辦了！」

兩個女人都一下子默然了。

陳酉生抬起頭來，生氣地說：

「曉得我是逃兵，我也不怕的！抓去無非槍斃砍頭嘛，我到願意落個爽快！老實說，我就怕醫好了又弄你去，叫你吃不飽，睡不好，苦得要命，到頭借落得這一下場。你默倒我借怕打仗麼？飛機坦克，大砲機關槍，這些人他們借見得少？他媽的，只要有想頭，火裏水裏，狗養的才不敢去！」

酒罈子啣着烟桿，偏着臉子聽着，動動下巴尖，點穿地說：

「是到是喃，現在他們又要拉了了，命令就快要下來。你要是手足醫得好好的，這樣大個後生家，他不拉你借拉哪個？」

陳三嫗扭屈着手指，十分痛快地說：

「天老爺，這是什麼世道呵！」

酉生嫂拿手拍着凳子腳，恨恨地叫起來：

「這簡直活活逼人跳岩嘛！」

酒罈子叭一會烟，才慢慢說道：

「你們不要難過，我跟大爺他們偕想有個法子。」

母親和媳婦都又熱忱地望着他，他們於絕望中又燃起了希望。

酒罈子却清清他的喉嚨，吐了兩口痰，又拿起烟袋叭。惹得做母親的忍不住感嘆地說：

「五爸，我看再有法子，也怕難得做到。我們湯倒這步歹運，條條路都像攔着刺籬笆一樣。」

酒罈子不睬她說的話，彷彿沒有聽見的一般，只顧說他的：

「到有個現成的地方，吃飯，睡覺，都不要花錢，醫藥費也不要你們出。好了呢，就是街上連他五六十歲的鬍子老官，都拉去打仗，也拉不到你名下，

包你安安穩穩有老太爺好做。」說到這里，他露出了黃牙齒笑了。

「世間哪有這樣的地方！」陳三婦忍不住地笑了起來，「五爺，你怕說來跟我們開開心的。」

「我哪是說來開心的！」酒罈子板起面孔，神情十分莊嚴，我們縣裏就有這樣的地方！」

「有怕是有！」陳三婦做出巴結的樣子，表示相信，隨又搖下頭，「這怕是替他們有錢人設的吧？」

「哪裏！」酒罈子迅速搖下頭，「這到是專替那些窮人子設的。」

「哎呀，我們窮人子倘有這樣好去處，你老人家怎麼不早說呀！」陳三婦不禁歡喜起來，「我們做女人家的，真是糊塗，連這樣的好去處，都不曉得！」

「你們曉得，也是白曉得一場！」酒罈子申斥似地說，「沒有我跟大爺他們招呼，就是擺在鼻子跟前，你們也進去不到。」

「是的呀，這原是要託你和大爺的福。」陳三婦連忙順水推船地說，「

我活了五十八歲了，這點道理，哪借不曉得。世間上，凡是跟窮人子設的好去處，總要有錢人招呼，才能走得進去。」

酉生嫂露出稀有的笑臉，向酒罈子請求地說：

「一五爸，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能夠這兩天送去就好。他那手腕上的傷口，又腫又爛，再拖不得了。」

酒罈子露出微笑的笑容，小聲說道：

「就怕酉生他不肯去！」

酉生大聲忿忿地說：

「只要好了，不再抓去當兵，牢獄我都願意去！」

酒罈子直盯着陳酉生，眼睛一眨一眨地說：

「我說的就是牢獄！」

陳三婦驚慌地嚷道：

「牢獄？」

酒罈子更加大聲地說道：

「是的，我說的好去處，就是牢獄！」

陳三嬸聽清楚了話，又看見酒罈子一點也沒有開玩笑的神情，就登時驚張失措起來，大睜着眼睛，望着酒罈子，心裏非常生氣地想：

「爲什麼要來講這番怪話！」

驚異着的酉生嫂，立即醒悟了，這個曾經害過她丈夫的老東西，大概又想什麼圈套來陷害人，便不禁又怕又氣，手足都在發顫起來。

陳酉生反而異常興奮，笑着罵道：

「媽的，只要能養一年半載，去好了，反正手足動彈不得，免得白在家坐吃，心焦死人！」

酉生嫂聽見丈夫這麼說，忍不住埋怨地說：

「你拿跟鬼迷住了，你要到那樣的地方去！」

陳三嬸竭力抑止着不安，向媳婦說道：

「你信他的，他是說耍話的哪！」

陳西生自然想到里邊去吃幾天不要錢的飯，醫幾天不要錢的創傷，但他明白，這是做不到的事情，便覺得說着好玩，且能洗滌胸中的積忿，就越發做得很認真的樣子。大聲地說：

「我不是說耍話的！有人送我去，我就要去！媽的，就怕辦不到呵！」

酒鑊子已經把烟吸完了，斗子吸得噉噉地發響，他取下烟桿，怕錯過時機似的，趕忙回答道：

「只要你肯去，這辦得到的！老實告訴你，我同大爺已把送你去的事情，好好商量過了，只差你本人答應一聲。」

陳三嬉立刻站起來，臉上籠起害怕的神色，大聲喊道：

「你們簡直在傷天害理呀！我通共才一個兒子，我不答應你們的。」

西生嫂氣的說不出話，身子都在顫抖起來。

陳西生聽見當真要送他進監獄，像突然受了打擊一樣，臉色大變，恨恨地

說：

「我曉得，你們要怎樣送我進去！」接着冒火地吼道：「我不怕，你去告訴他們，我是逃兵！」

酒罈子也不免慌張起來，把手腕向外一揚，又立即用手打着招呼說：

「你們全誤會了，全誤會了！」

陳酉生仍在忿忿地嚷道：

「我到巴倖不得，有人給我一槍，好落個爽迅，免得這樣生不生，死不死的！」

酒罈子拿烟桿和銅斗子，使勁地扣下泥地，大聲責備地說：

「你們聽我說完多嘛！想想看，我們都是本家，哪會來害你們？」

「就是本家，才整得人傷心哪！」

酉生嫂哭聲哭氣地罵了起來。真的，這四五年的苦日子，和眼前丈夫的悲慘遭遇，說到底，又哪樣不是他們做本家的惹起的。

酒罈子竭力忍着惱怒，露出對付一羣蠢人那樣的輕蔑臉色，厲聲說道：

「你們聽完我的話，再罵不遲！去不去借由你們咄，牛不吃水我會強按頭麼？憑天理良心，我做一件事情，總要拿來見得人，對得起祖宗老子！」

大家見陳酒罈子在發脾氣，重又記起他是管轄全村的副村長，便都一時靜了下來，胆怯怯地望着他。他揮下烟桿，氣昂昂地說：

「我怎會害你們哩！你們都這樣子了，又沒有飯吃，又有人害病，我借害你做什麼？我發瘋哪！」接着臉色緩和下來，放低聲音，「你們一百二十個，請放心！你們覺得，對你們有好處，你們就去做。你們認爲一點好處都沒有，你們不做就是了。我更是走來同你們商議的，全是抱的一付菩薩心腸，用不着這樣大吵大鬧的，我活過這麼大的歲數，難道撒潑撒野，借見得少！」拿眼睛盯下西生嫂，又掃視一下另兩個人的臉色，「我昨天是同大爺這樣商量的。目前。我們陳家，正同水村張家那些混蛋，起了糾紛，你們曉得，早遲定規要大打一架的，免不得要打死他個把人。到頭打起官司，縣裏不消說，要來

抓兇手。我們村上，就得照往幾年一樣，預先買個兇手，讓他抓去。兇手錢，我們已經定好了，只要哪個肯做，我們就交跟他！」於是酒罈子眼睛一眨一眨地，直對陳酉生望着，「我先就想着你，最好由你來做這筆生意！你剛好又有這些傷口，正好說成你在械鬥的時候，受了傷的。」

屋子裏啞靜了一會兒，下面有舂碓的聲音，烏——陀陀，烏——陀陀，清清楚楚地送上坡來。這是下頭富庶人家在舂米。一堆金黃的穀子，一堆雪白的米粒，和霧濛濛飛在滿屋的糠灰，以及赤足裸背忙工作的男女，都似乎隨着烏——陀陀的聲音，出現在眼前，使貧窮的人，感到眼紅。而這通風破洞的草房子，就越發顯得空洞，淒涼，冷落。

陳酉生出神了一陣，才悄聲問道：

「他們出多少錢？」

「四十萬元。」

酒罈子怕他們聽不清楚，一連說了兩次。他見陳酉生沉默了。而且臉上也

沒現出興奮的神色，便故意睜大眼睛，做出感動的樣子，用鼓勵的聲調，勸說下去：

「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哪！依新年計算，不夠你們買三四十石毛穀麼？嗨，想想看，這要堆你們兩三間屋子去了！」他打量一下每一個人的臉色，然後再行說下去，「我借不主張你們買穀子來堆起，這是坐吃山崩，要不得的。頂好拿去典乾租，包你們一年收他十多石穀子，再搭點乾糧，你們一家大小，就可以過得風吹斗轉的。這種吃皮不吃骨的辦法，頂好了，四十萬元，就永遠變成你們的家當。你們要想發起來，就在這一次！」

同時，說到尾後這兩句話，使用烟袋斗子，敲下桌子腳，加重他說話的份量。他見他們仍是沉默着，一句話也不說，於是他站了起來：「讓你們想一想吧！等幾天，我再來聽你們的回話。」他走到門口，又停下足來，回頭微笑地說：「現在財神老爺，正走到你們這裏了！」順手拿烟袋桿指一指門，「你們不要把門關着哈！他脾氣壞得很，擋他一次駕，就永遠不再來了！」

三 他要去把財神拉着

酒罈子走了，但他的話，却是多麼沉重地壓在這家人心上。他們窮了好幾代了，老是住着破爛的房屋，披着破爛的衣裳，甚至夏天也是搨的破爛的扇子。真彷彿破爛是人的影子一樣，永遠緊跟着他們。他們也從來沒有想過發財，他們只希望地裏的麥子不結黑穗，紅薯長的胖大，餵的豬不害瘟，鷄不拿跟野貓子拖走。過年過節的時候，沒有人走上門來，黑臉都嘴，抵着要賬。

目前，這是一個大翻身。從此，可以把房子蓋過，不再晚上漏雨淋濕床了；可以縫件好棉衣，不再凍得直縮縮地抖了；可以裝滿米罈子，不再愁有上頓無下頓，有今天沒明天了；可以不再向人求爹爹，告奶奶，借錢借米了；可以不在還不起賬的時候，忍着眼淚，挨人的臭罵了；可以重新養幾條豬，餵一羣雞，替屋前屋後添點生氣；好混混眼睛了。

然而，一想起做兒子的和做丈夫的，就從此帶着鏈子，走進那門口畫有老

虎嘴的黑暗地方，永遠不能出來，等於活埋掉了的一樣，她們就害怕得直抖起來。素來就很迷信的陳三嬸，便抓亂頭髮，喊了起來：

「這到底是什麼鬼來兜我們哪！」

酉生嫂直望着丈夫，嘴唇發抖地說：

「我不准他們拉你走開，就是窮死，都甯願死在一道！」

陳三嬸也在打皺的臉上，現出毅然決心的神情，責備地說？

「真的，就是天天吃龍肝鳳髓，也叫我安不得哪！」

陳酉生原是憎惡酒錢子那個建議的，但給母親和妻子的熱情，深深感動起來。他覺得他不能眼睜睜地看着她們挨餓受苦，一有機會的時候，他就得不顧一切去打救他們。先前賣身換錢，替人當兵，主要也不外乎是要使她們免於饑寒凍餒。只是先前賣身雖然險，借有兩個希望擺在面前：一是依照算命先生的吹牛，可以有一個小兵。升到營長團長那個響當當的地位；二是學村上四毛牛當兵的辦法，走在路上的時候，假裝到林子裏解手，趁勢一趟子跑開。現在這

一回的賣身，到沒什麼險，因按照向來械鬥的老例，縣長知道犯人少有拿到正兇的，就只能處個無期徒刑算了，可是對於他本人却沒有一絲一毫的希望，完全是一片空虛黑暗，擺在面前。有家不能歸，有親人不能相愛，活起並不比死，好了許多。如果真正犯了法，殺了可恨的仇人，那男兒漢，大丈夫，挺起胸口去承當就是，不叫聲苦，不皺下眉頭。可惱的，就是自己一向規規矩矩地做人，連螞蟻都沒有無原無故地踩死一個，而忽然一下子變成窮兇極惡的殺人犯，真是太怪得沒有名堂了！而且死了之後，照一般人的說法，借會永遠不能超生，成爲打進枉死城的冤鬼哩！二十年又一個好漢，對於冤鬼是沒有緣的。這於陳酉生，實在感到了極大的痛苦。

然而想到自己的創傷，不容易好，長時期不能養家，借要拖累，這如何得了！母親老了，爬坡上坎，已經很是吃力，哪能走到地裏做活。小的孩子，又太小了，全不能做點事情，只會張起嘴巴，哭着要吃。能做事的，就是妻子一個人！可是，就是她長有三頭六臂，也沒法養活這一家子。她們的希望，全寄

託在他的創傷痊癒，體力恢復上頭。看她們日夜弄藥，早晚求神禱告，焚香許願，就可明白。但他怕真如人家說的，好了也只是個廢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拿，足不能走，如此下去，一家人就只有活活餓死的。他沉痛地想，這與其一家人都餓死，到不如自己一個人去受苦，讓大家都夠活下去。兒子必須養大，使其自立成人。不然，祖宗的墳墓，甚至自己死了之後，又哪個來拜掃掛紙，焚香奠酒呢？再則，他借明白，只要有了兒孫後代，替祖宗做一次水陸道場，唸幾藏經，就可以從十八層地獄裏超生起來。他這樣想了一通，就向母親和妻子說：

「到那裏面去，不要緊的，縣城只三二十里遠，你們每逢初一十五，就帶孩子來看我好了。有好吃的東西，送點給我；有好看的衣料，縫點給我，這不等於在家一樣？叫孩子些，好生讀書，好生做工，逢年過節，不要忘記他苦命的爸爸就是了！」

說着說着，心裏禁不住有些酸苦起來，便止着不說了，而且趕緊低下了

頭。

惹得做母親的眼淚含含地說：

「你千急不要這樣說，我們都是清白傳家的，雖說一天比一天窮了，可借沒一個人，坐過牢，帶過鍊子。儘管你不會犯過法，錯做一點事情，人家的眼裏，總把你看成犯人，認爲你祖宗老子，損過陰，喪過德，要是我百年歸山，你爸爸問起你，叫爲娘的，怎樣回答？」

母親的眼淚，從打皺的眼角，順着臉上的紋路，流了下來。

陳酉生抬起頭來，忍着悲哀說：

「做兒子的，可實在忍不下心，看見你老人家，這麼大歲數了，借要餓飯。……借有那些孩子，可憐的很，遭到這樣一個倒運的爸爸！借有阿土他媽，我看她，也快要累倒急倒了！」

「快不要這樣說了，」母親搖下枯瘦的手，「就這個時候苦一點，只消傷好，我們就都好了。這時候，好比船上險灘，大家得鼓個勁。」

酉生嫂灰白着臉子，好像用很大的氣力，才說出話來：

「只要你的傷好，不論什麼苦，我都能吃的。」

陳酉生嘆氣地說：

「可惜，我就是好了，怕也只是個廢人！」

「你不要這樣胡思亂想的，想起來都叫人怕呵！」

酉生嫂露出害怕的神情，阻止他不要說些使人喪氣的話。

「你安心些，菩薩會保佑你的！」

做母親的連忙安慰兒子，隨即走出屋去。經過大門的時候，却和往天不同，並不是直直走了出去，却是側着身子，現出小小神情的神情，宛如門口站有人，害怕會闖着那麼似的。而且嘴上喃喃地說了兩三句，誰也聽不出她在說些什麼，但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一種懇求的神色。不久，她轉了回來，手里拿了兩枝蠟燭，一柱香，一疊紙錢。這都是我村中店裏賒的。

陳酉生早已厭煩求神拜佛這些事了。他一向覺得，他從來沒有做過壞事，

而遭遇却老是不幸，在軍隊裏、便漸漸不相信算命先生的話，也不相信什麼救人的菩薩了。因此，他便埋怨母親道：

「唉，又花那些錢做什麼嘛，會好，就會好，不會好，求神也沒用的。」

往天，做母親的聽見這樣的話，會大聲責備他一番，現在却只說聲「你不要管我的」，就算了。她把香燭紙錢放在小小的神龕上，就端根板凳，放在門口，又把神龕上竹筒做的香爐，恭恭敬敬捧到板凳上，然後點燃香燭，插了進去，接着就跪下去，燒紙叩頭，嘴裏喃喃不清地作着祈求。

做媳婦的起初借驚異爲什麼婆婆不向神龕燒香，却對大門叩頭，繼後聽見婆婆小聲在說：「請你老人家，不要見怪，下次再請到來。」她便恍然明白一切了。她也跟着跪在婆婆側邊，誠心誠意叩下頭去。她忽然聽見嘻嘻的笑聲，趕忙抬起頭看，原來是她的小上小花小金和鄰家的幾個孩子，正看鬧熱地站在門口。她便揮手趕他們，一面罵道：

「滾開！滾開！」

陳三婦原是把頭一直低垂做着祈禱的，聽見媳婦在旁邊這麼地罵，便大爲惱怒起來：

「你在幹些什麼鬼呀！我借怕菩薩留不倒，你却在喊滾開。」

西生嫂指着孩子非常惶恐地分辯：

「我是叫他們滾開，怕他們吵着菩薩。」

「你簡直是蠢豬！」陳三婦仍然盛氣地罵：「你悄悄地去拉開他們嘛，怎麼破起嗓子喊滾開？菩薩他就是喜喜歡歡的，也拿跟你罵跑了！你這蠢豬，害得我白敬了菩薩！」

陳西生明白她們在爲什麼吵嘴，便皺緊眉頭說道：

「不要吵，我有法子留着他的。」

「留着哪個？」

陳三婦略爲詫異地問。

「留着你們的菩薩哪！」

陳西生帶着厭煩的神情，嘲弄地回答。

陳三孀就略微責備地說：

「不要這樣，菩薩不好說玩的！」隨又嘆口氣，「你不曉得哪裏粘了這股邪……你要對菩薩好一點，你不會傷到這樣的！」

她又回頭說媳婦道：

「你借這樣呆着做什麼？你快跟菩薩叩頭呀！請他不要見怪！」

接着她自己也就叩下頭去。

陳西生咕咕嚕嚕地說：

「我就是這樣子了，我才不相信什麼菩薩的！」

做母親的趕快叩完了頭，站起來，轉身走向兒子，氣得臉上發青、身子都

發抖地說：

「我的老子，你跟我少說幾句話好不好？……我在這裏敬，你就在這裏罵！菩薩沒有敬着，反轉得罪了！」隨即軟弱無力地坐在一根矮凳子上，哭了

起來，邊哭邊訴苦：「我真是哪，命苦得沒有底底，只說今生多燒點香，免得來世再這樣窮……哪知他才當面跟你得罪菩薩！」

蠟燭已經燃完了，門口燒的紙錢灰，也拿跟風吹開了，只有那一柱香偕在往上抽出青色的烟子。

西生嫂站了起來，陰愁愁地望下母親，見她越哭越是傷心，便埋怨丈夫道：「唉，連菩薩你也要東講西講的，怎麼不使她老人家傷心嘛，以後你少說些不相信菩薩的話。」

陳三婦越發訴苦地哭着說：

「我只說，前生少燒了香，沒有好好敬過菩薩，才落得今生，沒得吃，沒得穿，總是流着眼淚水過日子！我只說，從新起蒂，多多燒香拜菩薩，偏偏碰着你呀！咳，你！我苦苦把你養大成人，你借沒有把我苦夠！今生沒想頭，我不說了，眼睜睜地，借要叫我來生也沒好日子過！我真是生得命苦，從來借沒有人像我這樣子！」

做媳婦的聽着婆婆這一番訴苦，禁不住也惹得傷心起來，想起自己過的日子，真是沒有一天好過。接着聽見婆婆尾後說兩句話，便流着眼淚說：

「媽，媳婦也並不比你老人家命好哪！」

做母親的用袖頭揩了眼淚，聽見這麼說，便又流了起來，嘆氣地說：

「我那裏比得到你的命，你那些娃子，偕有想頭咄。我已經完了，連來生的想頭，都沒有了。」

陳酉生現出一臉痛苦的神色，咬着牙齒，費勁地站了起來，一顛一拐，吃力地向門口走去。擁在門口看鬧熱的孩子些，以爲他要來打人了，便都嚇着跑開。

酉生嫂連忙拉着他，驚慌而又害怕地問！

「你到哪裏去？」

陳酉生露出惡狠狠的臉色，痛苦地說：

「我去把財神菩薩跟你們拉回來！」一面從他妻子手裏掙扎開去。

西生嫂拖不住了，連忙向她婆婆駁道：

「媽，他瘋了！」

做母親的也慌張地走來，幫着阻止。

陳西生的痛足，到底走不得，而且身體缺乏營養，很是虛弱，僅僅衝了一陣，就氣力盡了，只好由兩個女人擺佈，拖到矮凳上去坐着。

做母親的已經毫沒怒意了，只帶着安慰的聲調，埋怨兒子地說：

「你糊塗哪！菩薩看不見的咄，你只能叩頭求他，你怎麼好去拖他？」

陳西生氣急促地說：

「我……我……看得見的！」

西生嫂叫苦起來，她覺得她的丈夫當真瘋了。

陳三婦也非常失悔，剛才不該那樣兇地抱怨一頓。

陳西生偕在氣狠狠地嚷：

「我要拖跟……你們看，我偕要叫他，挑一担紙票來！」

酉生嫂發急地說：

「小土的爸，求求你，你不要說這些嚇人的話了！」

陳三婦慌忙摸摸兒子的額頭，又直對兒子的眼睛，很是難過地說：

「該不是着了邪了？」

酉生嫂借情急智生，趕忙拿帕子打濕水，跟丈夫冰一冰額頭。

陳三婦把門口的竹筒香爐，捧來供在原先的神龕上邊，就着裏邊的香，便拿來捧在手裏，向那紅紙寫的天地國親師，拜了兩拜，然後插了進去，嘴裏又在呢呢喃喃地禱告起來。

這時九歲大的男孩子小土，已帶着弟弟小金妹妹小花，陰恻恻地走回來了，臉上現着驚慌和胆怯的神色。陳酉生便立刻叫他：

「小土，你過來，我告訴你，你到五爺爺那裏去……請他過來一下……你說，爸爸請他。」一面又向妻子揮下手，一走開，走開，我好好的，你拿帕子幹些什麼呀！」

酉生嫂見丈夫不氣驟，說話也像清醒了，便略爲放心，只是疑惑地問道：

「你要小土叫五爸做什麼？」

這連向神龕禱告的母親，也偏着頭聽了起來。小土有點不敢去，他只是低着头，把手指啣在嘴裏，光足板則在泥土上擦着，彷彿要擦死一個螞蟻似的。

陳酉生看見孩子這樣不中用，便毛燥地罵了起來：

「你真是蠢豬，五爺爺那裏都不敢去！」

酉生嫂便安慰地說：

「他怕狗！你有什麼事，我去叫好了。」

陳酉生望了妻子一眼，生氣地說：

「你叫他挑紙票來，你說我答允了！」

酉生嫂怔了一下，突地叫了起來：

「我的好人，你怎麼想起的？這怎麼去得！」一面又現出無主張的驚慌樣

子，向婆婆喊道：

「媽，你看，他要那個地方！」

陳酉生氣昂昂地嚷道：

「我怎麼不去嘛！這屋裏借叫我住得下嗎？」

做母親的聽見這麼說，登時又哭了起來，她邊哭邊說：

「你去好了！你去好了！你一去，我就足跟足跳進河裏去淹死算了，……」

她哭了一會，才又數數落落地訴苦：

「我苦了一輩子，圖個什麼嘛，就是要把你盤大，早早晚晚，留在身邊，

好混混我的老眼，你要到那個地方去，你等我死了再說。」

做媳婦的也陪着流眼淚說：

「你去當兵的時候，你不曉得，媽怎樣念你，初一十五，就抱着公鷄去山

底下，叫你的名字。半夜睡不着，她就跪在家神面前，求祖宗老子保佑你。她

沒有一天，不唸嘆你的。」

陳酉生不說話了，勾着頭坐了一會，才嘆氣地說：

「唉，這就是她媽拉丁拉出來的事情！我這幾年，要是留在屋裏，不說攪起錢，稀飯至少總有喝的，房子總不會這樣破。大家也能安安心心做活路，不會去東想西想！」

做妻子的也嘆氣起來，接着又恨恨地說：

「偏生這樣害人，打完了日本鬼子，借不放回來！要是放回來，我們娘兒母子，也就好了咄。我帶起娃娃尋豬草，你就上山去砍柴；我跟人家洗衣裳，你就跟人家舂米；晚上你趁着火光糾索子，我就坐在側邊納鞋底，紡棉花。頂少一天升把兩升麥子，總能換到的。房子，我們也可以割點茅草，爬上去自己補一補。唉，偏生又打傷了你，借叫我終天忙着扯藥，氣都透不過來。」

做母親的跟着詛咒地說：

「天老爺，有眼睛，他們總有一天要墮地獄的！」

四 憂鬱的晚上

她們找出彼此的痛苦，都不是由於他們自己互相造成的，大家也就沒有什麼抱怨了。這一天的黃昏，在這破爛卑微的茅屋裏面，總算充滿了原諒和溫存。但晚飯的桌上，却又使人憂鬱了，玉麥粉做的粑粑，每人只分到了小小的一個。大人捨不得一下吃完，便一點一點地慢慢嚼着。小孩子則馬上大口大口地吞進肚裏，一面眼慈慈地望着大人手上的粑粑，一面則把拿過粑粑的餓指頭，放在嘴裏，嚼了又嚼。做爸爸的看見孩子們的可憐樣子，很是忍不下心，便抑止着飢餓，把自己吃了一大半的粑粑，繃成指頭大的三塊，分跟他們吃。

西生嫂阻止着說：

「不要給他們，晚上讓他們少吃一點。你才吃那點，你自己不餓麼？你養傷，你要多吃一點的！」

「我不想吃了！」

陳酉生雖是這麼回答，却暗是吞下口水。

三個孩子吃了之後，做媽媽的叫他們去睡覺，他們却不肯去。大的仍腳着指頭，小的却老老實實說他肚子餓。陳酉生仍不住地問：

「借有吃的東西沒有？給點眼他們吧！」

酉生嫂舔一舔自己的手指頭，望望丈夫的眼色，顯見丈夫也想吃一點，便嘆氣地說：

「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

第二一個女孩小花，聽見這麼說，簡直忍不住哭了起來。做爸爸的，只好低着頭，不指望她哭着的臉子。做媽媽的忽然想起什麼了，瘦黃露骨的臉上，現出一點含有希望的光輝。她拿一枝松明子點燃，安慰孩子地說：

「不要哭，我去捉點東西給你們吃！」

孩子些都歡喜起來，馬上尾在媽媽後面，走到隔壁灶房裏去。

陳三嬸却責備媳婦地說：

「你又去傷生害命做什麼嘛？」

陳酉生啞一下嘴，忍不住問道：

「她去捉什麼東西！」

「她去捉偷油婆！」

做母親的冷冷地說，一面吞嚥一下唾液。

偷油婆他們燒來吃過的。那種香脆的肉味。一想起來就會冒口水，鄉裏有錢的人家的小孩，害了食積病的時候，也拿燒熟的偷油婆當做藥吃。

陳酉生心裏難過一股，不再說話了，彷彿害怕松明子的火光似的，把眼睛掉向門外。門外一片的人家住房，都籠在六月的暗夜裏，屋壁和牆壁，全變得朦朦朧朧的沒有什麼人聲，只有近處，小菜忽然落下油鍋的聲響，突破黑暗似的傳了過來，使人越發增加飢餓的感覺。

酉生嫂一個人走了轉來，露出懊喪的臉色，感嘆地說：

「一個都沒有！好像全搬家走了！」

陳三嬸一到晚上，眼睛就不大行了，坐着拿破扇子搧蚊子，一壁說道：

「你好久都沒有油了，牠怎麼待得下嘛！走了的好，免得傷生害命，又多做一件惡事。」

陳酉生不安地問道：

「娃娃些呢？」

酉生嫂憐憫地笑了一下，然後說道：

「我哄他們在那裏守着，一看見偷油婆出來，就叫我去！」

做婆婆的大大嘆一口氣，便摸到床上去睡覺去了。

陳酉生拿他的左邊的好手，重重拍下矮凳，忿然地說：

「媽的，這非想條路子不可！」

酉生嫂看一下睡去的婆婆，然後把坐着的凳子移近丈夫一點，才小聲氣促

地說：

「你，不要急，我到想有……一個法子！」

「什麼法子？」

陳酉生有點詫異地問，他想不到，在這麼萬分無法的處境中，她倒會想得出一個法子。

酉生嫂一時說不出話來，摸了一下胸口，彷彿費力似的，壓窄喉管低聲說道：「我早想過……這個法子的，就是，媽，她老人家……。」

陳酉生聽着聽着，就背皮子一陣陣發冷起來。他預感到這定是個可怕的不幸的法子。他心裏極不願意聽這樣的話，很想叫他的妻子不要再講下去，但他隨着他傷口的疼痛，橫下了心。他覺得就是一碗毒藥，他也要把牠一口吞下。於是他催他的妻子，怒惱地說：

「說嘛，什麼法子呢？」

酉生嫂到反而怕說出了，她不禁心碎起來，嗚咽着說：

「我思量——賣她一個……孩子。」

陳酉生到插一口氣，半響，才硬起心腸問道：

「會賣多少錢呢？」

酉生嫂揩着冒出來的眼淚說：

「我不忍心過細問下去，我只聽她們說，一個女孩子，頂多兩三萬元。」

「這連豬都不如呀！」

陳酉生忿怒地大叫起來。

酉生嫂胆怯地說：

「聽她們說，外面到處鬧饑荒，女孩子相因得很。祁陽那邊，偕沒有肯要

哩！」

躺在床上的陳三孀不安地問道：

「你們在吵什麼呀？」

酉生嫂連忙向丈夫搖手，叫他不要說給婆婆聽。

陳酉生不管他妻子搖手，也不回答他的母親，只大聲嚷道：

「就是出他媽十萬八萬，老子也不肯賣的！你出去看看外邊那些婊子、臨

願丟在河裏淹死她，你都不要想這些蠢法子！」

陳三婦聽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便坐起來，氣沖沖地埋怨：

「我不曉得，你的心事怎樣生得那樣毒呀！」

西生嫂受了委屈似的，歛歛地說：

「逼得沒法子的時候，我心裏只是這樣想想呀！哪個借捨得把自己的骨肉，拋得遠天遠地去！」

「媽媽，松明子熄了，再拿點來呀！」

隔壁灶房裏的孩子，大叫起來。做媽媽的沒有理睬他們，只憂傷地呆呆坐着。

做婆婆的却埋怨地說：

「去叫他們過來吧，不要糟踏松明了！」

西生嫂這才走去叫，但孩子不肯過來，她便哄他們說：

「明晚再等吧，今晚偷油婆都睡覺了，你們快去睡哪。」

大的男孩小土忍不住地問：

「偷油婆睡在那裏呢？我們點起松明子去找吧！」

做媽媽的只好像講故事地說下去：

「牠們睡得很遠很遠的山洞裏，人找不到的，那裏又有老虎，又有豹子。」
孩子們一聽說老虎豹子，就都說怕起來。

做媽媽的就趁勢恫嚇道：

「怕，就快去睡覺，不要做聲，老虎聽見就要來的。」

她就抱着小的，牽着大的，領他們到隔壁床上去睡覺。睡了好久，孩子們都沒有睡着，他們大約又忘記老虎豹子了，便問：

「明天借有玉麥粑沒有？」

做媽媽的便安慰地說：

「快些睡吧！明天醒來，一定有你們吃的！不要做聲，老虎聽見會進來的。」她說了一會之後，又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

五 居然有人送肉來了

陳酉生和他媽陳三孀，一道躺在堂屋裏，只是他沒有躺在床上，單躺在松毛墊的地舖里。房頂破有很大的洞，陳酉生只要沒有閉着眼睛，就能看見天空的星子，有時借可以看見一顆星子，變成一長條光亮的線，耀眼地劃過蒼藍幽深的天空。一個人睡不着的時候，這樣看看屋子，到是好的。只是蚊子太多了，把人咬得來不能安睡。孩子睡熟了，屋子裏全是一片破扇子拍打的聲音。酉生嫂又爬起來，把居屋角上燒的蚊香草，添加一點，使火烟揪去蚊子。隨後又點松明子替丈夫換道草藥，一面滿含希望地說：

「劉大媽說過，這種草藥，是傜人那裏傳來的，貼起包能提膿生肌，我淘多大神才找到。」

陳酉生的創口貼起藥之後，果然減少了些疼痛，但因這天的事情，很使他興奮，晚上仍是睡不着，看見屋頂破洞的星子，已經轉移好些了，借是沒有睡

意。他聽見母親在說夢話：

「裝不下了，快去借籬筐吧！」

村裏鷄叫的時候，他又聽見妻子在隔壁罵孩子：

「鬼東西，吃不得肥的，我撕精的跟你！」

陳西生啞一啞嘴，羨慕地罵道：

「媽的，她們都在做好夢呵！」

到了天要亮的時候，他才昏昏地睡着了，而且也如願以償地做了夢了，只是仍然穿着軍裝，手裏拿着槍的，正隨着一羣弟兄，在向一個城市進攻，對方有些異樣的砲聲，在轟——董董，轟——董董地響了過來。他發現身上在流血，怕的發抖起來，他以爲自己被砲彈打傷了，他便轉身回去，向長官報告，要退下火線養傷。官長罵他說謊，他忙看下自己，果然沒有什麼傷，連身上的血也沒有了。他正在驚奇，指揮刀已經砍在他的手腕上了，他疼的大叫起來。醒來才是一夢，屋裏已經大亮了，屋頂且有陽光射了進來。他看見他大的孩子

小土，正把倒在他手腕上的竹竿，驚慌地拖開，便怒睜起眼睛罵道：

「你在搞些什麼鬼，打在我的手上。」

小土害怕地指着門口說：

「狗來咬我的竹竿子，我怕，我就拿掉了！」

門口一條大黑狗，看見屋裏大人抬起頭來，便把翹起的尾巴，垂了下去。

陳酉生看見三個孩子都在屋裏，現着十分緊張的臉色，顯然正同大黑狗，作着對壘的陣勢。陳酉生便問小土道：

「這是哪家的狗？」

「五爺爺的。」

「五爺爺來過沒有？」

「沒有，五爺爺那邊的大叔來過的，狗就是同他一道來，剛才出去。」

「你怎麼不叫我一聲？」

陳酉生做出見怪的樣子。小土有些胆怯地道：

「他搖手，叫我不要叫你！」

陳酉生臉色緩和了，隨即問道：

「婆婆跟媽媽哩，哪哩去了？」

小土立刻感到很有興味地說：

「媽媽她說，借麥子去了，婆婆也去借去了！」

妹妹小花和弟弟小金，都一下子忘記門口的狗了，青綠瘦削的臉上，露出了欣喜的神色。小花偕對小金得意地說：

「媽媽，就要帶粑粑回來了！」

小金立刻把手指腳進嘴裏。

屋頂照下許多條陽光，幾個孩子又仰起含有希望的臉子，使得屋子裏充滿着喜氣。陳酉生坐了起來，把嘴裏的一攤痰吐在地上。門外一片黑瓦的村莊房屋，原比他這依山的茅草房子矮點的，都籠在略帶輕霧的陽光裏面。春碓的聲音，停了一會的，又大聲地送了過來，烏——陀陀，烏——陀陀。整個的村

莊，都蓬勃着有生的朝氣。

他剛給竹竿打痛的手腕，也不大疼了。他覺得昨夜新貼上的草藥，大概是有些生效了。而且發腫的地方，也彷彿消了一點。這使他感到了不小的高興。只是頭偻有些昏，便又再躺下去，閉着眼睛，養一養神。

不久，孩子些忽又嚷着狗又來了，陳西生忙睜開眼睛，抬起頭看，酒罈子走到門口，後面跟着他的大兒子。陳西生趕忙坐了起來，向來人打招呼。酒罈子叫他大兒子把東西提了進來。陳西生一看，原是一大塊肉，一口袋糧食，驚喜地說：

「呵，你老人家拿這些來做什麼？」

「沒什麼，一點小意思！」

酒罈子說了之後，接着兒子手裏的肉，便朝壁上找尋釘子，偻把釘子搖了一搖，然後掛了上去。回頭來又叫小土，拿個簸箕出來，他接在手裏拍一拍，灰才行放在地上，叫他兒子把口袋裏的米，倒了進去。一切都弄妥貼了，酒

鑼子才向陳酉生笑迷迷地說：

「你身子虛弱了，該好好補一補！」

他接着便跟他的大兒子走了出去，陳酉生露出歉然的神情，十分不安地說：

「坐坐嘛，真不好意思收你老人家的！」

「不坐了，今天借要趕鬧子。一點小意思，沒什麼！」

酒鑼子這麼回答的時候，已經走出屋外了。

屋裏面，三個孩子都歡欣地伸手去摸簸箕裏的米；一會兒又跑去壁頭邊上，啞嘴動舌地望望掛着的肉。

陳酉生也忍不住望下肉，又望下米，他心裏明白，這二樣東西，一年到頭都很少到來的貴客，今天是怎樣降臨下這所茅屋的。他不禁有些難過起來。在他活於世上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裏，紅鮮鮮的豬肉，白生生的白飯米，他也曾看過多少次數的。那些時候，只覺得米就是米，肉就是肉。再多，也不過米是田

裏的穀子，用臼碄出來的，肉是圈裏的豬羶，拿刀割下來的，如此而已，現在却覺得，掛在壁上的肉，裝在簸箕裏的米，都像有些異樣，不是平常的東西，似乎使人看了，總不免感到有點兒心驚肉跳。

屋子裏忽然一下子靜悄悄的。他一看，孩子們全已走了出去，他想，大約是他們的媽媽回來了吧，便凝神望着進門口處。一會兒，大的男孩小土，走來門口，看見爸爸的眼睛，正望着他的，便慌張地走開了。又一會兒，第二一個女孩小花，在門口出現了，嘴裏在一動一動的，望下爸爸，笑笑走開了。不久，第三一個男孩小金，帶着懵懂的神情，走進大門，直朝簸箕走來，抓着一把白米，拿了出去。陳西生明白孩子些鬼鬼祟祟的原故了，心裏正在不快，便大喝一聲：

「在幹什麼？跟我放下！」

小金正走在門口，立刻嚇哭起來。陳西生見他哭得可憐，便又安慰他道：

「好了，好了，不要哭！你拿去吃了，不要再來抓！」

小金這才止住哭聲，拿着米走出去了。小花立刻現在門口，望一下爸爸，又望一下簸箕裏的米，手指則腳在嘴上，依着門，不肯走開。

陳酉生便皺下眉頭說道：

「好好，你抓一把，你哥哥也抓一把，不准再抓了！」

小土很快地應聲跑了進來，小花借沒走到簸箕，他就已經抓到米了。隨即仰起頭，很快地把手上的米，放進嘴里去。

陳酉生禁不住吞下口水。於是他叫小土抓一把米給他，他也立刻嚼了起來。許久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了，他覺得米很脆很香，越嚼越是有味。他一面嚼，一面硬起心腸地想：

「管他媽的，吃了再說！」

突然孩子們在外邊歡叫起來了。一片喊媽媽的聲音，借爭着把米和肉的消息，激動地告訴出來。

做媽媽的立刻現在門口，瘦削露骨的臉上，現着驚奇的神色，望一下簸箕

裏的米，又望一下壁上的肉，然後直對陳酉生問道：

「這是哪個送來的？」

陳酉生吞完嘴裏嚼着的白米，做出鎮靜的臉色，命令似地說：

「問他做什麼？去趕快煮來吃！」

小土提着空籃子，跑進屋來，一面搶着說：

「剛才五爺爺同大叔一道送來的！」

酉生嫂立即臉色變了，身上也彷彿失掉了氣力，順着門邊的矮凳，就恨恨坐了下去。半響才說出口來，濁聲濁氣地問：

「你怎麼收下他的？」

「有什麼收不得？」

陳酉生做着若無其事的样子，平平靜靜地反問。

「他不是做好事呀！」酉生嫂痛苦地喊了起來，隨又偏起頭，大聲地逼

問：「你不是答應他了？」

「我怎麼答應他？」陳酉生嚴厲地說，「他又沒有講，他只說送我補一補身子的！」

「退跟他！退跟他！」酉生嫂彷彿又恢復了氣力，大聲叫了起來。她一面站起去拿釘上的肉，「他不懷好意的！」

「你不准拿，看我不打你！」

陳酉生吼了起來，一面就當真去摸地舖邊上的磚頭。

酉生嫂已經取下肉了，回頭來看見丈夫的兇樣子，又立刻掛了上去。她害怕地背靠着壁頭。

陳酉生放下磚，但仍然兇頭兇腦地罵：

「真是富不起的東西！這點子，都受不起哪！」

酉生嫂悲哀地說道：

「別人的，我都接下，他送，他是要你去呀！」

陳酉生忿忿地罵道：

「我不去，難道他敢殺我的頭！就是拿話來講，我也沒有答允他咄！」

酉生嫂長長嘆息一聲。

「咳，他肚皮裏圈圈多，你鬥不贏他呀！千說萬說，你吃了他的東西，總不好說！」

「哼，他這點子東西，就壓住人麼？」陳酉生輪起眼睛罵了起來，「老子們，仗都打過了，偕怕他！他到過南京，去過上海？簸箕大的天，他見過幾個？……會坑着這些人了！……他斗把米，斤把兩斤肉，老子們借還不起？……只要傷口一好，手足動得，就是要還一口豬，一挑米，老子們都不打吞一聲，還他就是！」

酉生嫂也漸漸覺得丈夫自當兵過後，和先前那個拿鋤頭的漢子，不大不同了，既不信菩薩，又不怕村裏的大人物，再哩，脾氣也變得十分壞，動不動就罵起人來。她現在聽見丈夫這番話，也覺得他能夠担当一些事情了，便也不再說了。沉默了好一會，才望着丈夫的手腕和足問道：

「昨晚貼上的藥偕好嗎？看你精神比往年好！」

陳酉生也不禁很有生氣地說：

「很好，你再扯點來！」接着唾一唾，「你偕是先去燒火煮飯吧，他媽腸子都快要造反起來了！」

酉生嫂取下肉來，忽又停住腳問：

「等下媽她老人家回來，又怎麼向她講呢？」

「偕不是剛才那些話！」

陳酉生嚴肅地說。酉生嫂放低聲音叮嚀道：

「你可不要像剛才那樣，做得嚇人呀！」

「閒話少說了，你快去煮吧！」

陳酉生皺下眉頭。

孩子們聽見媽媽要煮飯了，都歡歡喜喜地尾到火落裏去。

六 母親回來了

吃飯的時候，借不見婆婆回來，他們只好跟她留起菜飯，便帶起孩子些先吃了。一直挨到晚邊，仍不見她老人家的蹤影，兒子很是着急，媳婦則淒然地說：

「唉，她老人家一定沒有借到東西！她一早走的時候，她說過，他要借到東西才回來。」

陳酉生埋怨道：

「我曉得，我要拉住她的，如今哪個肯借嘛，他越看你還不起，他就越不肯借！只有憑本事，自己想法子。」

酉生嫂接嘴嘆氣地說：

「那不是！親戚本家都是空的！」

吃晚飯的時候，孩子們想吃留跟婆婆的菜，酉生嫂也怕留到明天會餓，想

給孩子些吃了算了。陳酉生仍然阻止地說：

「不要吃，借是跟她老人家留着吧，她怕半打半年都沒吃過了！」

吃了晚飯，孩子都去睡了，兩夫婦便靠門枋坐着，常常朝外望去，只要有人影晃過，他們就睜大眼睛地看。明曉得母親眼睛不好，不能摸黑路走的，但也盼望她在這一夜走了回來。夜深人家都吃好晚飯了，一切都漸漸沉寂起來。村子外邊的狗懶懶咬了幾聲，就又全然寂滅了。妻子悵然地說：

「要是媽她老人，借在路上走，那就不得了了！」

陳酉生煩燥地說：

「不要講了，一講起來，我就恨不得打個燈籠去接她！」

做妻子的便走去屋角，把噁的蚊香草，搨了幾下，使烟子起大一點，一面帶着解釋地說：

「我想今晚一定不會回來，舅母娘多吝嗇，去了就是舅舅肯借一升兩升，她也不肯的！」

村莊的房屋，高聳的樹子，以及近邊的山嶺，都混入夜色裏面，變成一片的暗黑。天上的星子，却顯得又多又亮的。

西生嫂給丈夫的傷口換道藥，便勸他去睡覺，一面說，「準定不會回來了！」一面便把大門關了起來。

陳西生聽見妻子已經睡熟了，他借躺在地舖上，直對屋頂破爛處的星空，眼睜睜地望着。他想起他五年前也曾到舅父家裏去借過糧食，不但沒有借到一點，到借拿跟舅父教訓一頓飽的。說他活到二十多歲的人了，借這樣沒有出息。不能養家，就該出去找條路子，儘是向人挪借，不僅惹人討厭，自己也就顯得太沒志氣。最後，借埋怨他不該討親，不該養出孩子。舅母娘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黑臉黑嘴的，走進走出，借對偷吃雞食子的狗，拿着棍子大聲趕着的罵：「我打你這勤吃懶做的東西！」他當時沒有吃他們的午飯，賭氣餓着肚子走了回來。在路上，他便忿忿地下了決心，以後永遠不再到他舅父家去了。而且要想賣身頂替人當兵，這也是一個刺激的原因。他見母親今夜沒有回來，

忍不住暗暗地抱怨：

「去做什麼嘛，簡直白白受一場氣！」

可是，想到今天在舅父家沒有借到東西的母親，不是更加可憐麼？而且繼續聽到舅父那種劈劈叨叨的責備，繼續看見舅母娘那種生氣的臉色，他心裏替母親感到十分的難過。他覺得他母親今晚在舅舅家過一夜，至少頭髮都要白牠幾根的。

第二天，到吃午飯的時候，母親借沒有回來，他們只好把留下的豬肉，拿來吃了。

一下午，陳酉生都拿眼睛溜着門口。酉生嫂則不時嘆氣地說：

「舅舅他們，實在太狠了！」

挨到晚邊，陳酉生簡直罵了起來：

「借不到就算了嘛！硬是氣死人，人家把你當成叫化子，你借老馱在那裏做什麼？」

酉生嫂便勸解地說：

「咳，你借不曉得，媽她老人家的性子，這幾年來，越老越僵，她說過，借不到不回來，她硬不回家，」

「那人家不借，就死賴在那裏麼？」

陳酉生對他妻子大罵起來，彷彿賴在他舅舅家的，就是他的妻子本人一樣。

酉生嫂沒有回嘴，停了一會，只恨恨地嘆氣道：

「你舅舅怎麼這樣毒，就是一個老姊妹了，借這樣對她。平日家，就是一個叫化子嘛，你看他門前站得久，你也得施捨他一點吶，借說是自己的親姊妹囉！」

陳酉生這晚不愛門口望了，只生氣地躺在地舖上去，一面忿忿地罵：

「曉得那是個鬼地方，她借要去，我看會把老命都要嘔掉的！」

一直到第三天早上，母親都沒有回來，酉生嫂懷疑地說：

「該不是生病了嘛？」

陳酉生沉着氣地說：

「你今天到舅舅家裏去看她，叫她回來。你說家裏煮起白米飯在等她，不要賴在那裏借什麼了！」接着又冒火起來，「她當真默着你，個錢出息都沒有！男子漢，大丈夫，哪會活活餓死的。」

他不以為他的母親會生病，他只覺得她的精神滿好，不像一個會病的人。西生嫂走後。酒鑊子又叫兒子提了一塊豬肉送來。陳酉生便叫大孩子小土去洗乾淨，放進鍋裏煮起。他心裏很是歡喜，覺得前天母親沒有吃到肉，是件恨事，今天回來，正好補起。

正午的時候，借叫小土爬上嶺去，望望路上有沒有媽媽和婆婆的影子。後來等得不耐煩了，便叫孩子些先吃飯，各人舀些肉湯，放在碗裏，並告誡地說：

「肉要等婆婆回來，才能吃哪！」

吃了午飯，孩子些常常熱忱地爬上嶺去，直對遠處的山路瞭望，他們都盼望婆婆媽媽，快點回來。

下午的時候，孩子些嚷着跑下嶺來，說是看見媽媽和婆婆出現在山路上了，他們爭着把這個消息告訴跟爸爸聽。爸爸高興地吩咐小土：

「快去燒燃火，把菜熱起，婆婆回來，就馬上吃飯。」

孩子些越發歡喜起來，登時跑進灶房去燒火去了。等孩子把飯菜都熱好，擺在桌上的時候，西生嫂走回來了，後面跟着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却正是他不高興見面的舅母娘。他驚詫地問：

「媽他老人家呢？」

西生嫂來不及進門，就頹喪地在門坎上坐了下去，一面哭了起來。

「媽她怎樣了？」

陳西生坐在門邊矮凳上，驚慌地直是嚷。

做舅母娘的自動找根凳子坐着，臉色現得悲哀他說：

「西娃子，你不要難過，反正瞞不倒你的。你媽已經跌死了！就在那邊羊頭岩底下。」

「什麼！跌死了？」陳酉生喊了起來，睜大的眼睛，立刻湧出了眼淚，「她怎麼跌着的？」接着又對他妻子大罵起來，「死人，我叫你去招呼她，你怎麼讓她跌下去！」

做舅母娘的連忙說道：

「這怪不倒她，你媽怕是^前今天晚上回來跌着的！」

「她前天就回來了麼？」

陳酉生立刻鼓起眼睛，對他舅母娘氣狠狠地問，彷彿她的母親就是她舅母娘害死似的。

舅母娘有點害怕地解釋道：

「她前天來，我們正吃午飯，要他坐下吃，她不肯。她說一家人都餓着，只要借兩升麥子。我們自己也很苦，地裏的又借收不得。看見她說的那樣卑

孽，又聽見你又帶了傷，我只好到我娘家去借。轉來，天已經不早了，我要她第二天晚上再回來，他不肯。恰好，你舅父又那天趕鬧子，找不着人送她。我只說，她能摸黑回家了！」

陳西生聽着聽着，眼淚就大點大點滾下臉去。

「今天你媳婦來找，我才曉得出了事了。我們就足跟足一路找來，猜想一定摸黑跌下岩了。果不其然，就在羊頭岩底下找着。」用袖頭子揩揩眼淚，傷感地說：「想不到她這樣慘的下場！」隨即望望屋子裏面，又望望那三個襁褓的孩子，深深地嘆氣。

這時村子裏面，已有好些人，聽見哭聲走來了。做舅母娘的，又把剛才講過的話，重新向他們講述一番，同時又埋怨地說：

「她老人家就是脾氣太僵了！那樣留她過夜，她硬要摸黑回來！來回走二三十里，又借馱兩升麥子，怎麼乘得住嘛！」

做媳婦的哭着插嘴說：

「媽她老人家，就是看見病人跟孩子，太可憐了，他才……」她哽咽得說不下去了。

「唉，一個人爲兒子兒孫，苦了一輩子，借這樣！」

衆人都感嘆起來，女人些借拿手背擦眼淚。

酒鑊子排開衆人。走進屋來，大聲埋怨地說：

「真奇怪！我前天不是送米給你們嗎？怎麼借跑回娘家去借？這惹起人家說閒話不說，借怪我們做本家的，沒良心理！」

陳酉生流着眼淚，沒有回答。只酉生嫂連忙揩下淚水，悲哀地說：

「媽她老人家不曉得，那天，天一見亮，她就走了。」

酒鑊子把頭一掉，現出不高興的臉色，隨又轉過來說道：

「你們也是！你們沒吃的，就該先來找我吶！我頭天不是告訴過你們？偏要跑那麼遠去！」於是向着衆人，又向着舅母娘，顯示慷慨說：「只消走來跟我講講，個錢事都沒有！現在惹出這一筆禍，借不是跟我擺起！」接着瞧下

陳酉生嘆氣地說：「我也沒看過，運氣低，會像你們這樣子的。」隨即表示他的安慰，「西娃子，你不要哭了，你那傷口，多哭不得的。你媽死都死了，救不活了，哭也沒有用處，反轉壞了你的身子。你放心，一切安埋事情，都由我來辦好了。」

做舅母娘的很是感動，連忙叫酉生嫂和她的小孩子：

「你們快跟他老人家叩頭呀！」

酒罈子昂着頭走了出去，一面揮一揮長烟桿說：

「不要叩了，不要叩了！」

做舅母娘的看見酒罈子走了後，才向陳酉生和酉生嫂，嘆息地說：

「你們也太那個了！擺起這樣的本家，都不找一下。」

酉生嫂小聲嘆氣地回答：

「唉，舅母娘，你不曉得囉，說是那樣說，你不到這步田地，人家總不肯

的。……媽她就連你老人家那裏，也不想去借的，就是病人，孩子。」

她說着說着，就又想哭起來。

舅母娘臉有點紅了，半晌才嚴肅地說：

「本來也是，俗話說得有的，『救急不救窮』，窮，沒有哪個好救的。」

七 錢又送來了

跌死的人葬了以後，隔了十來天，陳酒罈子使腳着烟桿走來，問尚陳酉生的傷口，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個手摺子來，把買棺材的錢和請人安埋的工資，以及招待工人的酒飯開消，一條一條地唸跟他聽。陳酉生聽見棺材花了七萬元，不禁驚慌地說：

「怎麼買這麼貴的！」

「貴什麼！」酒罈子責備地說，「你媽老人家，苦了一輩子，又死的這樣慘，你不跟她買付好的，你怎麼對得起她？」

酉生嫂在旁邊扭着手指頭，十分難過地說：

「這叫我們怎麼還得起嘛！」

酒罈子望着她，嚴肅地說：

「這有什麼要緊！有人墊出，又不要你馬上出錢，以後慢慢還好了。」

但這一筆債，却如同一座山一樣，壓在這兩夫婦身上。以後要病人好了起來，大家就是勸勸懇懇做事，也怕很難翻身的了，只有成年成月把自己的血汗錢，拿去還賬。何況陳西生養病期間，借借得有糧食，並且借要絡絡續續借下去呢？夫婦兩人都不禁暗暗叫苦起來。然而，這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借有什麼辦法呢？

酒罈子叭了一會兒烟，才又問道：

「你們借要不要錢用？」

西生嫂連忙說：

「有你老人家兩次送來的錢，儘夠了，錢到不想借。」

「你們該買點藥吶！」

「扯點草藥，將就敷敷算了！這回劉大媽告訴我們的方子，搽搽滿好。你老人家看看，他足都要好了。」

「也該買點東西來補補吶，帶傷不比別的！」

這話到使肖生嫂不好說的了，她只拿眼睛望着她的丈夫。

陳肖生臉子有些癡癡地說：

「好吧，借一點也好！」

於是酒罈子摸出一大疊票子，數了一數，放在陳肖生的面前，聲音沉重地

說：

「這裏是六萬元，你們收着慢慢用吧！」

一面又把他隨身帶的長形圖章盒子，遞在陳肖生的面前，叫他伸出二指，

往印泥上一踢，然後又把小摺子送過去，拿着他的二指，在紙上塗一塊紅，一

面說道：

「你曉得的，這是借錢的規矩！」

酒罈子走後，陳肖生就叫他妻子把票子收起。做妻子的並不伸手去拿，只

對票子看了一眼，心裏難過地說：

「借是還他的好！……不曉得怎樣的，今天我看着這些票子，就像看見一

捲花花綠綠的蛇一樣。……先前，我每天走路的時候，我想，我能走在路上，檢牠一張就好。走人家門口過，看見倒的渣滓，只消現出一點兒紅的綠的，我就趕緊跑去，我很想望我檢到一張。……我要馬上拿去買米，買油，買鹽，叫你們都歡喜一頓。……如今，不曉得……」

她又對票子胆怯怯地看了一眼。陳酉生討厭她的囉嗦。呵斥地說：

「你真是生成的叫化子命，富不起來的，一有點子錢，就怕了！」

酉生嫂嘆氣地說：

「唉，這個要不是借的，要是我們自己苦苦掙來，我哪有怕的道理，我只冇合不攏嘴地笑！……唉，睡着都會笑的。」

陳酉生掉開臉子責備地說：

「這不是一樣！你拿去不是一樣可以買米，一樣可以買油買鹽。……難道人家借會不賣跟你，說票子是借來的。」

「這，我哪借會不曉得！我的老子，這是借來的呀，一個大窟窿，你以後

拿什麼去填！」

「這用不着你管，我自有辦法的！」

「咳，我借想着，酒錢子他借這些錢，他是有一點不懷好意！」

酉生嫂說的時候，望着她的丈夫，露出無限的隱憂。

陳酉生青着臉子，向着門外，恨恨罵道：

「我不怕他的！老子們槍子砲子都見過，借怕他！」

酉生嫂搖搖頭說：

「你曉得，他的厲害，並不是比比拳頭哪！我一向看見的！」

陳酉生生氣地說：

「現在不要想那麼遠！我告訴你，現在頂要緊的，我們是要活下去！」停了一會，又忿忿地說，「難道要讓人活活餓死嗎？你看見我跟孩子些都餓死了，你就得意，你就好甩甩脫脫去嫁人！」

「我哪裏會起這樣的心呵！」酉生嫂哭了起來，繼又含冤賭咒地說：「要

是我有這樣存心，一絲一毫，立刻現眼現報，雷打死我！」

陳西生於是輕聲溫慰地說：

「那借錢借米的事情，你就不要多嘴，我做的事情，我自己曉得！」

西生嫂哭了一會，才又悲苦地說：

「我不能眼睜看你跳岩呀！」

陳西生反怒氣勃勃地罵道：

「媽的，就算我在跳岩，你可要讓我變個飽死鬼哪！」

西生嫂無可奈何，只好把錢收起。她揩起背兜，爬上山去撈柴，心裏仍是非常難過。她家遭的一連串的禍事，丈夫帶傷，婆婆慘死，尤其是埋葬的時候，又突然給人套上一筆龐大的債款，使她越想越不好受。爬坡的時候，足下十分軟弱無力。她覺得借是不想的好，過一天算一天，將來人家來收賬的時候，由他當家人去頂起好了。他不聽話，自作自受，有什麼辦法呢？然而。這一天頂要緊的，借是趕快撈些柴，回去燒飯，好餵飽那些可憐的孩子。她現在

更加感到，使她必須活下去，而且必須手不停足不息地做下去，就是爲了她的孩子。

她翻過坡去撈柴，看見坡那邊平常放牛的空地上，正有年青人拿起步槍在那裏操演。這是很不常見的事情，只在四鄉鬧匪的時候，他們才肯大家放下鋤頭，來做這動武的可怕事情。她依着樅樹，忍不住定睛地瞧。不久，他看見有人端起槍，向她這邊的岩石放射。她起初借以爲比着玩的，等到聽見槍聲響了，她才嚇得跌在地上，接着又另換一個人在打了。她害怕會打着她，她大叫起來，一面又搖着雙手。

一個村上的年青人，立即跑上坡來看她，叫她不要害怕，說他們是在打靶子，子彈只打在一一定的地方，不會亂飛傷人的。她這才定下心了，便問：

「那裏又在鬧匪麼？」

「不是，我們要打張家仔！」

年青人說了之後，便用跑步跑下坡去了。她明白這回的練習，是要準備械

鬥的，不免又很難過起來。因爲酒罈子這一向突然對她家要好，顯然而這個打靶頗有關係的。她起先的猜疑，竟是猜得很對。

她撈好柴，急急走回家去，把眼所見的，全告訴跟丈夫聽。陳酉生沉下臉子回答：

「這關我什麼事，由他牛打死馬，馬打死牛好了。」

酉生嫂見他那樣愛生氣，就不敢把心裏所想的，全講出來，只好悶着氣去燒飯。她感到有條可怕的索子，挽成圈圈，正向他們一家人頭上套來。她於是對這次的械鬥，便感到很大的憎惡。做好飯，搬到桌子上來吃的時候，她忍不住對丈夫感嘆地說：

「爲了眼屎大的事情，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繼又看下門外，小聲恨地說，「這幾年，你沒在家裏，你不曉得他大爺家的老四，成天遊手好閑，專愛惹是生非的。這回就是他惹起的事情。想想看，你不該在人家林子裏打鳥哨！偏偏又落在人家院子裏，兩邊向來有仇的，人家怎肯讓你去檢！他就罵

起來了，你罵，人家就沒有嘴巴。好，這下子他就回來說，人家罵了他了，欺了他了，了不得了！」隨即用筷子指下門外，更加小聲地說：「他也老糊塗了，這樣眼屎大的事情，也要衝起人家去打架！」吃了一口飯，又稍微放大了聲音，「你不曉得囉，前回張家村上的水牛，吃了地裏一大方的麥子，人家三毛子去告訴他跟酒錢子，你看他們怎樣說，他們不跟你想法子，顛轉來，借說你一頓，怪你不小心，怪你不好好看着麥地。這一來，你少收斗把麥子不說，你借要嘔他一肚皮氣哩！」

陳西生聽了之後，只是吃他的飯，吃完了飯，才把調羹朝碗裏一放，現出一個兵士的傲慢神情，輕蔑地說：

「他們這些東西，全不是人！」

西生嫂同他講話，便不再言語了。

晚上，眉毛一樣的月亮，出現在西邊嶺上，村子裏一片房屋的輪廓，和屋脊中間橘子柑樹聳立的姿影，都顯得朦朦朧朧的。模糊的談話聲中，挾雜有金

屬東西在石頭上磨擦的聲音，到深夜人靜的時候，聽來就特別有點刺耳。

陳酉生忍不住問：

「這是什麼聲音？」

酉生嫂抱着一個小的孩子，在打盹的，便睜起眼睛，聽了一會，才害怕似的回答道：

「好像是在磨刀吧？……是了，是磨刀！」

「磨刀？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在磨？」

酉生嫂恨恨地罵道：

「總是拿跟鬼衝起了嘛，他們要殺人吶！」

陳酉生不言語了，只拿他的左手，用力搨着破扇子。

酉生嫂靜了好一會，才嘆氣地說：

「前些年同張家仔打，你在那邊樹子底下磨刀，我點起松明子照你，我一點也不怕。現在，唉，背皮子老是一股股地麻！」

陳西生生氣地說道：

「這有什麼的！你要是聽見大砲在響，那不是嚇死了！」

八 又送不要錢的肉來

有一晚，聽見肥豬被人殺的叫聲，響徹了靜夜的山谷。打着盹的酉生嫂，突然驚醒地問：

「怎麼？是在殺豬嗎？」

陳酉生只是問道：

「我們村子上，哪個在賣肉？」

「沒有人，一向買肉，都要到黃泥店去。」

「怕是那家要做喜事吧？」

「做喜事，我借有不曉得的！相幫哪回少得到我。他們收圓兒打發女，總要在下半年去了。陳大爺生，八月初幾頭，陳大娘也要十月尾尾上。你想想，借有哪個做生，殺得起豬？」

陳酉生突然想起了，大聲叫道：

「呵，我曉得囉，他們又要大吃大喝了！他媽的！」

他嘴角邊的唾液，都要流出來了，先前械鬥時候，那些狂歡痛飲的滋味，他是嘗過好幾次的。

酉生嫂驚呼起來：

「天哪，那就快了嘛！不是明天，就是後天！」

陳酉生立即責斥道：

「你那樣擔心做什麼？讓他們去牛打死馬，馬打死牛好了！」

酉生嫂不敢說出她的心事，只這麼嘆氣地說：

「你不曉得，我一想起就難過，一個人今天偕好好的，明天就砍傷了手足，倒在床下……」

陳酉生偕是截斷他的話，責備地說：

「簡直變成齋婆了！你到前線去，你會怎麼樣？打一回仗，傷的死的，成千成百，要擺一大壩去了。」

酉生嫂惱怒地抵塞道：

「你們當過兵的，簡直把心腸變成了石頭！」

陳酉生教訓地說：

「那借消說，你不變成石頭，你借活得下去？大砲炸彈，比大雷借凶，眨個眼睛，人就不像人了，手足石子泥巴，一齊天上飛！……這在我們山谷落裏，喊喊殺殺，像個什麼嘛，簡直是放件奶仔鬧玩的。」

酉生嫂搖搖頭，厭惡地說：

「我的老子，少說點那些怕人的話！」接着又埋怨道：「你就是太胆大了！要不是……」她想說出丈夫不該逃回，因而引起受傷的話，她怕他發脾氣，影響他生病的身體，便自行忍着了。

第二天早上，酒罈子走來了，手裏提了一塊肉，他把肉交把酉生嫂。酉生嫂只是望下肉，又望下酒罈子，不敢伸手接。酒罈子便說：

「這是公上殺的，不要錢，送你們吃的！」

西生嫂連忙搖手道：

「呵呀，公上的，我們怎好接！這回小土的爸，手是又不方便，不能幫什麼忙。」她一面談，一面就直望着酒罈子。

「接着，接着，吃了再說！」酒罈子責備地說，「一般公上的東西，大家都有一份！」他一壁就強迫地塞在西生嫂的手頭。

西生嫂手上拿着豬肉，收起不是，退還也不是，只是不安地望着她的丈夫。陳西生鼓起眼睛，嗔責道：

「你收着哪！」

酒罈子也趁勢教訓地說：

「當真肉都不曉得吃了，好多人偕眼紅哩！」

西生嫂把肉放在桌上，遲疑地說：

「吃怎麼不曉得吃？就怕往後沒東西還哪！」

「怎麼話都不曉得聽？」酒罈子略微生氣地說，「我不是明明告訴你們，

不要錢的？」隨即望着陳酉生問：「你傷口好些沒有？」

酉生嫂趕忙回答道：

「劉大媽說的那種藥，實在好，他搽起，不光是足好，連手腕上的腫都消了，創口也在生肌了哩。」

她意味着先前酒鑷子提過的事情，便把丈夫傷勢的好轉，誇張了些。

陳酉生只是急切地問：

「當真要同張家仔打麼？」

「怎麼，你借不曉得？」酒鑷子眼睛一眨一眨地反問，「這一向，我們兩邊村子越鬧越兇，不打一場，了不了事的。依道理，公家開消上，本該派你們一點錢，看你們有人生病，也就算了。」

「定在哪一天？」

「就是明天。」

「下書去了沒有？」

「下去了。」

陳酉生呼吸沉重地說：

「我覺得這回的事情，一隻鳥子什麼的，犯不着這麼來一下！」
酒罈子立即取下嘴上的烟桿，大爲生氣起來，滿臉通紅地罵道：

「你在發什麼瘋了！閉着你的嘴，好多着哩！當真給你一點好處，你就連天有好高，地有好厚，都忘記了！」

酉生嫂連忙懇求地說：

「五爸，你老人家莫要見怪，他這向病老火了，對我才……」

酒罈子氣稍微小點了，但仍然罵道：

「幸虧是我囉，你去當着大爺說嘛！」

酉生嫂竭力轉環地說：

「你老人家，哪個不曉得，待人好。」

酒罈子臉色陰沉地吸了一下烟，才責斥地說：

「哼，你默倒就那一點事情麼？」呸的一聲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後說下去，「多着哩！」露出怕人的臉色，「就拿你們名下來說嘛，偕默倒一點不相干？……我偕沒有把這個事情告訴你，就是看你有病，怕你受不住，你倒派起我們的不是來了！」

陳酉生沒有說話，只是青着臉子，現出無所畏懼的神色。到是酉生嫂有些害怕地問：

「又有了什麼事呢？」

「什麼事！」酒罈子直對酉生嫂叱責道，「你們簡直在睡覺！」隨又望下陳酉生的臉色，使他更加生氣了，「你們老人家死得那樣慘，怎不想一想，到底爲什麼死的？」

「難道借有別的原因麼？」

陳酉生不禁硬聲硬氣地這麼問了一句。

「虧你偕好意思問！」酒罈子把肥胖的身子一擺，「你到外面去聽聽看，

哪個不說拿跟張家仔掀下岩去的？」

「哦！」

酉生嫂叫了起來，大大張開兩隻眼睛。陳酉生則用力咬着嘴唇，臉上原是傲慢的神色，立即變得十分兇狠起來，眼裏射出可怕的光芒。

酉生嫂嘴唇顫抖地說：

「他們張家仔，簡直比野獸借兇嘛！」

陳酉生向酒鑊子兇惡地問道：

「這是哪個看見的？」

「這借要哪個看見麼？」酒鑊子把頭朝陳酉生那面一送，眼睛睜大地嚷叫起來：「只要放聰明一點，就可以想得出來吶！那樣寬的山路，沒有人掀，怎麼會跌下去？我敢賭咒說一句，那一定張家仔那些人幹的！曉得兩邊要打架了，他們就安心把事情弄大一點！我本不想對你說的，怕你氣在肚皮裏，又不能去打架，白壞了你的身子。你既是那樣做頭傲腦的，我也不能不說跟你聽

聽。」於是掉頭向西生嫂，嘆氣似地，「這不能怪我咄，我處處都在替你們設想，總從好處打算。他可一點都不曉得，誰對他好，誰對他壞。」

「你老人家的好處，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西生嫂勉強強這麼說一句。

酒罈子臉色稍微愉快一點地說：

「只要你們能夠這樣想，也就不枉自淘神費力一場！」停了一下，才站起來，「你們不要難過，我們明天就會替你媽老人家報仇的！」隨即拍一拍身上落下來烟灰，拿着長烟桿走了。

西生嫂望着酒罈子走去不見了，才轉身對她丈夫說：

「你看，媽她老人家，是不是掀下去的？我總有點疑心，媽她那雙雞母眼，一向走不得夜路的。再呢，山路又隔張家村子那麼遠，你沒人看見，怎好怪得去？」

陳酉生已經很不樂意酒罈子那番教訓的口氣，再經妻子這番疑難，便對門

外罵道：

「這個老騙子，你才肯聽他的！」

酉生嫂仰起頭，想了一下，現得很是不安地說：

「他爲什麼要來講這些話呢？」

陳酉生不耐煩地說道：

「管他做什麼？快去把肉跟我煮起！」

酉生嫂望着肉害怕地說：

「咳，到是他算了錢，借好些！」

「你跟他算錢嘛！他到巴不得算錢的，」陳酉生簡直冒火起來了，「沒出息的東西，這點福，都受不起！」

酉生嫂胆怯地把肉提到灶房去，一面小聲悲憤地說：

「會上人家的當的，這樣只顧眼前！」

擺上桌子吃飯的時候，酉生嫂簡直不朝裝肉的碗望一下：她只是挾一點野

菜來吃。陳酉生便向她生氣地說：

「你怎麼不挾點吃呀！等下孩子就挾完了。」

酉生嫂低下頭，有些難過地說：

「我吃不下！」

陳酉生盯她一眼，馬上罵道：

「媽的，你怕是中了邪了！」

他隨即拿自己吃飯的調羹，舀了好幾片肉，倒在妻子的碗裏，強迫她吃，

一面發議論地說：

「我現在就是不要想，我想牠做什麼？我看見我的傷口，一天一天地好，

我就開心。一個人，只要手好足好，又有氣力，什麼艱難，都用不着怕！再

難，總不像打仗，那樣要命過經嘛！」

酉生嫂望她丈夫那隻快要好了的手腕，也有些愉快地想：

「就是這點僥倖使人想得下去！」

九 械鬥這一天

到了械鬥這一天，酉生嫂便去幫公家煮飯燒茶水。陳酉生則始終帶着冷笑的樣子，坐在屋裏傾聽，他覺得這簡直不算是打仗，只是一場兒戲罷了，既沒有機關槍，又沒有大砲，更沒有飛機，步槍聲再密的時候，也不過像鍋裏在炒蠶豆。

做妻子的抽空回來，害怕的報告哪一個受傷了，陳三娃子也只是輕蔑地說：

「這點點傷算什麼嘛！你到外頭去看看，斷手斷足，成千成百去了。」

做妻子的沉默會兒，憂傷地說：

「你可曉得，他們偕沒有買到兇手哩！」

陳酉生臉色有些變了。恨恨地說：

「難道人家不去，他們偕會亂抓一個麼？」

「做妻子的掉過臉去，向着門外陰悽悽地說：

「酒罈子他們，什麼歹毒事情，做不出來！」

陳酉生嘲弄似的罵道：

「他總沒有我歹毒嘛……媽的，我倒要同他比一比！」

做妻子的嘆了一口氣就走了。下午械鬥停止的時候，她又臉色灰白的走回

來報告 說是好多人帶了傷。

陳酉生不滿她那種害怕的神情，譏諷地說：

「玩玩槍 哪得不帶點傷呢？」

做妻子的嘴唇有點顫抖地說：

「可是、他們偕打死一個張家仔哩！」

陳酉生高興地說道：

「呵！這打得好嘛！我倒當心他們會打敗囉！」

做妻子的却低下頭，難過地說：

「可是他們借沒有買到兇手哩！」

陳酉生很不樂意地望他妻子一眼，責備地說：

「這關我們的屁事！老提這些做什麼？」

陳酉生望他妻子一會，又恨恨地問道：

「你到底怕些什麼！……是不是怕酒罈子？你……」

做妻子的抬起頭來，現得恐怖地說：

「是的，我有一點怕他……」

陳酉生惱怒地罵道：

「他是老虎，就胆小得這樣子，刀來，子彈來，借有我去抵住咄！」

做妻子的有些傷感地說：

「我……頂怕的，借是你！」

陳酉生不禁詫異起來：

「怕我？……這才怪喃！」

酉生嫂怨恨地說：

「我就怕你那火性子，經不住人家一點，就什麼事，都會幹去？」

陳酉生鄙夷地一笑：

「呵囉，這想得怪了！你默倒我拿他說幾句話，我就會規規矩矩去坐牢麼？」

做妻子的怕他生氣似的，竭力小聲地說：

「媽在的時候，你是說過，你要去的？」

「媽的，你就是記得這些！」陳酉生立刻又火上來了，「我那時候，只默倒是不會好吶！現在手足都好了，我借去做什麼？我就那樣沒出息！老子他們等向做點事情，跟你看看，你默倒我就倒楣一輩子麼？」

做妻子的嘆氣地說：

「可是那筆賬怎麼辦呢，又那樣大！」

「你真是生成的窮人，整天賬賬賬的！」陳酉生呵斥地說，「老是講這些」

事情，真是討厭極了！

做妻子的祇好低頭不講了，吃完飯後，便默默地把碗收到灶房裏去洗。她聽見丈夫坐在地舖上突然唱了起來。這是他回家以來，第一次表示他的開心。這在陳西生說來，也許他心裏真有些快意，首先便是他的足已復原，手腕上的創口，也快要好了。但在西生嫂那面，她聽見他的歌聲，便越發感到他這個人，太沒打算，太不顧到以後的日子，太不替她娘兒母子想想。先前忽然決心去當兵，忽然又帶傷逃跑回來，都足見他這人太沒定心，以後又說不定他會忽然丟開一切，遠去了的。她想到這些，心裏禁不住非常難過起來。她聽見他唱的那些什麼姐兒妹兒的情歌，禁不住眼淚水滴到瓦鉢子裏。

西生嫂收拾好了灶房，便走到屋外去站站，她不願聽這猥褻的歌聲，到後她有些忍不住了，便走進去，哀求似的說：

「請你不要再唱好不好，媽借沒過完七。」

陳西生看見妻子敢於阻止他，原是要大發脾氣的，等到聽到尾後的話，便



又沉默住了。停一下才說：

「你默倒我心裏快樂麼？我看見你那樣不開心，連孩子些都帶累得死裏死氣的，我才想法子唱一點。」順手指下站在地舖旁邊的孩子，「你看，他們聽得多有味！」

大的孩子小土，看見爸爸高興，便催促地說：

「爸爸，再唱一個歌！」

陳酉生搖搖頭說：

「爸爸不唱了，快出去玩你們的……聽話點，等明天又買肉跟你們吃！」

孩子些這才愉愉快快地走了。

陳酉生皺着眉頭，對她妻子埋怨似的說：

「你默倒我快樂麼？……你看嘛，現在他們架打完了，等兩天酒罈子就會來麻煩我的！……他不會放鬆我。」

做妻子的有些眼淚含含地說：

「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叫人吃不好，睡不安呀！我看見拿來肉，拿來錢，我就看出他是不懷好意！」

陳酉生忽然猶笑地說道：

「哼，他默倒我是他酒罈子裏的烏龜，他手到就可以擒拿了！」

十 要來的事終於來了

械鬥後第七天，陳酒罈子終於來了，嘴上啣着長長的烟桿。他偕沒有走進門，酉生嫂就一眼瞧見了，她立刻臉色灰白，驚慌地向丈夫低聲報告：

「他來了！」

陳酉生一看她的臉色，說曉得是說酒罈子，但偕是故意裝做鎮靜的臉色，噴責似的問：

「哪一個來了？」

酉生嫂更加小聲地說：

「酒罈子來了哪！」

「來了，有什麼要緊！」

做丈夫責備地說，竭力用平靜的臉色，遮着他的心跳。他感到他又有點像上戰場一樣了。

酒鑊子走進來，酉生嫂趕快端條板凳跟他，借拿衣衫的下擺，拭下椅上的灰塵，然後才請他坐。這比任隨哪一次的招待，都要慇懃得多，顯然酉生嫂，想在懇求哀憐之前，先下一個給人好感的底子。

陳酉生則露出迎擊敵人的樣子，臉色現得很是頑強，毫沒畏懼。他眼光閃閃地直望着酒鑊子，彷彿要從他的臉上，看透他的來意似的。

陳酒鑊子的臉色，並沒什麼異樣的表現，只是雍容不迫地吸煙，他望了望陳酉生，顯得有些喜悅地說：

「你這幾天臉色很好嘛？」接着點一點頭，「是該吃好一點，一個生病的人！」隨即向酉生嫂叮嚀幾句，「你該多買一點葷菜跟他吃，天天買，病人要補一補才好！」

酉生嫂立即訴苦地說：

「哎呀，天天買，哪來那麼多的錢嘛！」

陳酒鑊子詫異地問：

「我給你們那些錢呢？就用完了麼？」

「用沒有用完，」酉生嫂趕忙回答，「就是想留起買點別的東西，你老人家看看嘛，他手都好了，一好就馬上要做活路。斫柴的刀，挖地的鋤頭，挑水的扁担，樣樣都要花錢來買。」

於是陳酒罈子直對陳酉生那隻右腕瞧去，現得很關切的樣子問：

「手好了嗎？」

陳酉生自然不忘記酒罈子先前跟他想的好法子，因此便竭力顯示他的手已經完全好了，誇張地說：

「這幾天我覺得簡直可以拿東西了！實在斫柴也可以斫哩！」

他以為這樣說說，會使酒罈子感到沮喪，叫他的陰謀無從施行。但酒罈子聽了他的話，反而十分高興起來，歡喜地說：

「我就當心你這個手，好了就好！」

酉生嫂也非常愉快地說：

「是的，好了就好！也好做起活路來，還你老人家那筆錢！」

「我這筆錢，不要緊的！」陳酒罈子低下眼睛，「大家都是一個祖宗老子傳下來的，緩急應該有個通融！老實說，就是你們以後還不起，我難道偕會紅起眼睛不認人，硬要坐在這裏追討不成！」

這一番話，使得他們兩口子，都禁不住感動起來，覺得酒罈子能夠看在祖宗面上，到底偕是有點良心。

陳酒罈子吐了一口痰，臉上現得嚴肅地說：

「我們本家都好說話，於今不好說話的，就是外邊那些人，你們沒做村長，你們不曉得。」隨即搖一搖頭，煩惱地說：「硬是拿紅炭團跟人捏囉！」他沒有說下去，祇是又靜靜地叭着烟。

陳西生和西生嫂都不安地望着他，他叭了一會兒烟才取下烟桿，吐了唾沫，望着陳西生慢慢地說：

「本來我偕想瞞着你的，……可是想想，這也沒法子瞞住！……反正，你

傷都好了，告訴你也不要緊！……這幾天，我得有上頭的密令……」

「什麼密令？」

陳酉生趕緊問了起來，酉生嫂沒有開腔，但却神色緊張的望着酒罈子。

陳酒罈子皺着眉頭，憂愁地說：

「上頭叫我們做保長的，把村裏一向逃回來的壯丁，暗中開起名字，呈報上去。你們看，這可不可惡嘛？」

酉生嫂大驚失色起來，恐怖地問：

「這要做啥子呢？」

陳酉生立刻臉色灰白了，他沒說話，祇是緊緊咬着嘴唇。

陳酒罈子望下這對驚慌恐怖的夫婦，然後回答道：

「不要怕，到不是拉去殺頭，只是再弄去當兵，命令上借說，這就叫做帶罪立功哩！」

酉生嫂痛苦地嚷叫起來。

「這怎麼能去當兵呢！你老人家親眼看見的，我們就是爲了當兵，一家人吃了多少的苦頭，婆婆她老人家借活活送了命哩！」

陳酉生青着臉子，詛咒地說：

「我就甯願挨他槍斃，都不要幹他媽的這一行了！」

酉生嫂抓了頭髮幾下，忽然朝酒罈子跪下，磕着頭，哀求地說：

「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看在祖宗老子面上，千萬不要把他的名字報上去……要是今生不能報答你老人家，二輩子都要變牛變馬報答的！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

孩子些看見媽媽這種奇異樣子，又哭又磕頭的便都驚惶起來，最小的一個，借哭着去拖他的媽媽。

「自然，我不會報告上去的！」陳酒罈子眉頭皺得緊緊的，略爲帶着半責備半安慰的口氣說，「你快起來！你們想，我怎麼會報告上去呢！大家都是本家！老實說，要報告，我就不會走來向你們講了。」

酉生嫂聽見這麼說，就感激異常，連忙叩頭，一面偕吩咐孩子些：「

快跟五爺爺磕頭哪，說謝謝五爺爺！」

「不用了，不用了！」酒罈子揮下手阻止，一面又緊皺起眉頭，歎氣地說：「只是我一個人很爲難，好得倒這頭，好不倒那頭，現在叫我怎麼回答上去呢？」

酉生嫂已經高興地站起來了，現又爲酒罈子的話語和神情怔着，於是仰頭想了一想，才遲疑地說：「

「你老人家不好回答說沒有麼？」

「有這麼容易，那個人都可以當村長了！」酒罈子動氣地叫了起來，「你們哪曉得，他上頭的命令？你不把逃回的壯丁報上去，他就要你村子上另外重新抽！」接着鼓起眼睛，把臉朝酉生嫂一遞，大聲反問道：「你想想，這樣子，哪個偕願意拿跟他抽？」停一下，才拿眼睛掃下陳酉生，用左手拍下膝頭，嚷道：「不抽，行嗎？他上頭的命令！哼！」於是，低下頭，點了一點，

「你按着命令抽嗎？好，逃走的事情，哪個借會不開出來？一定會鬧出來的！」
抬起頭，現得悲憤起來，一到那時候，怕連我這條老命都保不住了！」

陳酉生兩口子聽了這番話，都可怕地靜默着。

酒罈子叭一下烟，見烟已熄了，便只好不吸。接着，皺起眉毛，彷彿吸了一口苦味的烟油，搖一搖頭說：

「這幾天，在這個村子裏，真沒有哪個像我這樣爲難的！」

酉生嫂帶着害怕的臉色，試探地說：

「你老人家見識廣大，總能想得到辦法的！」

「我想得到？我想得到，我又不這樣發愁了。」酒罈子發氣地說，一面又用眼睛望一望陳酉生，「我這回到是要來求求你們的！」

陳酉生禁不住忿怒地說：

「講這些做什麼？求我們！你乾脆報告上去好了，要槍斃就由他槍斃！」
他覺得酒罈子彎彎轉轉說了半天，結果借是彎到自己身上，顯見剛才一番

好話，全是說來哄人的，因此，他非常地生氣。

「這不是講氣話的時候！」酒罍子叱責地說，「我們也不是那種人，會向自己的本家下毒手！我今天偕同大爺商量過，完完全全爲你們好，由村上公家再補你們一筆錢，數目嘞，比前回多了，加到三十萬元。只消等酉生手好了，再頂個名子去應征，三十萬元，便馬上交跟你們。縣長兵役科長，都是換過了的，誰也認不出你是第二次去頂替。這樣一來，你們發財了，抓逃兵也抓不到你了！」於是直望着陳酉生，「好在你運氣高，手又好了，這樁生意，你是做過的，爲難不到你！」

「另請別人吧！這個生意，我早就賭咒不幹了！」陳酉生大聲忿怒地說。

酉生嫂忙向丈夫胆怯地懇求道：

「你好生說嘛，有話同他老人家慢慢商量吶，他老人家一般也是爲你好！」

陳酉生把臉掉在一邊恨恨地罵道：

「我沒有什麼好商量的，我就是一句話，殺頭都不幹的。」繼又氣狠狠地

說：「我到不是怕，有想頭，我自己都會去幹的！」

酒罈子望着陳酉生冷笑一聲，才輕蔑地說：

「你不聽商量，就算了，等到上頭來抓人，你那時候，就不要來找我哈！」

「隨即站了起來，打算走出去。」

「這嚇不倒人的！抓就由他抓好了，砍頭也不過碗大的疤！」

陳酉生氣急了，大聲罵了起來。

「我的老子，你少講點好不好！」酉生嫂驚慌地勸阻丈夫，一面反趕忙去

拉酒罈子，「你老人家再坐坐，不要見他的過。他這場病，把他脾氣生壞

了……」

酒罈子側着身子，回過頭來，帶着生氣的神情，諷刺地說：

「不要拉我，他不聽勸就算了，讓他去上上當吧！」

酉生嫂跪了下去，拉着酒罈子的衣衫，不置地哀求：

「你老人家發發慈悲呀！看在祖宗老子面上，看在我這些兒女上頭，他們

也是你們陳家的後代呀……」

「好，讓我說一句吧！」酒罈子暫時停下足，他望着陳酉生，憎惡而又鄙夷地說，「你默倒拉去，就跟你一個爽快麼？他借是要你去抗槍的！這一來，就更糟，他曉得你是逃走過的，他防你就防得兇，白日黑夜都叫人拿槍守着，看你再逃嘛？……一輩子都逃不回來的！……到不如規規矩矩去應徵好些，又得到錢，他又不曾老防着你！……拿跟他抓去，那就人財兩空，借要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接着搖搖頭，「這個厲害，你們哪裏懂得！」

「天哪！這怎麼好呢？」酉生嫂哀叫起來，跟着仍用顫抖的手，抓着酒罈子的衣衫，哭着說，「求你老人家發發慈悲，指引我們一家大小，一條生路！」眼淚就撲簌簌地滴在酒罈子的雙梁鞋子上。

酒罈子拿長烟袋桿子指下陳酉生，尖着嗓子說道：

「你求你男人吧！我沒有辦法，一切辦法，都在他身上！他只要肯答應一聲，那就錢哪人哪，都留着了！」

酉生嫂哭着說：

「再沒有別的辦法麼？」

「沒有！」酒鑷子斬釘截鐵地說：「一點也沒有！」

酉生嫂向她丈夫哭着說：

「這怎麼辦呢？」

陳酉生看他跪着哭的妻子，和跟在妻子後面的小孩，忍不住心酸起來，但臉上仍然表現他的強硬，咬下嘴唇，奮然說：

「他媽的，那讓我去當兇手好了！坐在牢裏，我借可以看見我的妻子兒女
吶！」

酒鑷子立即揚起眉毛，搖下頭說：

「這你又搞遲了！」他接着嘆口氣說：「咳，你老早不聽我的話吶！」

酉生嫂放鬆手裏拖的衣裳，隨即拿手背揩着眼淚，頹喪地問：

「這是哪個去當去了？」

「九順子吶！」酒罈子責備似地說，「他倒滿懂得厲害，曉得拿跟人家抓去抗槍，到不如拿四十六萬，去吃一輩子安閒飯！……一個人放聰明一點，總不會吃虧的！咳，你們……」他見沒有拖他的衣裳了，便趕快抽身走開，一面走出去，一面大聲說：「太不懂得好歹了！」

十一 路終歸是有的

酉生嫂跪在地上沒有起來，看見酒罈子走了，便回頭來，向着丈夫，重又流出眼淚，悲哀地說：

「這下我們怎麼辦呢？」

陳酉生立刻把右手腕纏的布條拉開，把敷的草藥子撕掉，悲憤地嚷道：

「我不要醫了，讓他爛掉！我看他抓我去幹鬼呀！」

接着，他又左手捏起拳頭，打他右腕的傷口。

酉生嫂立即跑去拖着他的左手，恐怖地跪在他面前，哀求地喊道：

「小土的爸呀，你不要，不要這樣！你沒有這隻手，你怎麼做活路！」

她見丈夫偕在掙扎，便越發拉得緊緊的，哭着說：

「你怎麼這樣？這樣狠心呀！你，你不看我苦了這麼久，天天，跟你去找藥，爬岩犯險的，你也該呵，看在這羣兒女身上，跟他們留下這隻手，好養活

他們！」

陳酉生聽了這番話，又看見啼哭着的妻子背後，站着三個哭稀稀的孩子，便也就不再掙扎了，只長長嘆口氣，臉上現出了說不出的悲哀和頹喪。

酉生嫂見他依從了，便坐在他身邊，拉衣裳來揩眼淚，一面又用手撫慰着頂小的小孩。看見丈夫的神情，她不放心的，便安慰地說：

「我們多想想吧！我不相信，當真就想不出一條路子！」

隨即把丈夫丟在地上的布條子檢起，另外拿點舂好的草藥來跟他敷上。一面纏布條子一面說：

「只要你手幹好好的，你可以跑得天遠地遠去吶！你一個人的嘴巴，你借怕糊不到？……你不好跟他們挑鹽的，一趟子蹣下廣東？再不然的話，率性就跟他麻哥的大兒子一樣，跑去飄洋過海，蹣到番邦去，看他雜種手幹子好長嘛！……等到屋裏鬆了，你再回來！只要祖宗老子有眼睛，我們，娘兒母子，借會……看到你的！」說着說着，就難過得說不下去了。

陳西生低着頭，聲音遲頓地說：

「我一時也急糊塗了，路子怎麼會沒有？這些路子，我早想過的，我在部隊上就想過的。想了許多，只是放心不下屋裏，我才跑回來！」

西生嫂忍着眼淚，竭力掩着悲哀地說：

「只要你在外面，儘想得起我們娘兒母子，我在家裏也就好過。只要有個想頭，不論有吃沒吃，我都要苦苦地……盤大他們……你放心……；你外面……」

做丈夫的很擔心地說：

「我就怕你養活不了他們！」

做妻子的勉強做出勇氣地說：

「怎麼養活不起呢？如今沒有媽了，你又不在家，這三個小鬼，我儘拖不下嗎？我白天跟人家洗衣裳，納鞋底，晚上儘可以紡線子紡到三更天，你不要當心這些。」

陳酉生在屋裏走上走下的，心裏很是興奮，他久未挺過的胸口也挺起來了，眼裏起着憧憬什麼的光輝，他小聲自言自語地說：「他媽的，老子們手好足好的，怕不幹他一個鬼來……只要有想頭，只要能夠翻個身……」

他的妻子跟他收拾出門的衣服，凡是破爛的，就拿針線來補一補，翻出冬天穿的破棉短衣，就問道：

「我聽見麻哥嫂嫂她們說，番邦那邊，一年四季都很熱，你這件棉衣，算了不要帶吧，又破這麼多洞，補也補不好！」

陳酉生遲疑一下，才說：

「補一補吧，我要帶的！」

做妻子的忌下針線，有些疑惑地問：

「你不到番邦去麼？」

陳酉生走到門口，望着門外的遠山，小聲堅決地說：

「我不想去那裏，我要到那個很冷的地方去！」

接着又轉過身來，走着說：「算了，不帶也好，留給你過冬。」

酉生嫂不安的問道：

「什麼地方呢？」她見丈夫不回答，只是從她面前走過，便又改口說道：「要是那地方很冷，你就帶去吧！我借有一件破的，補一補，將就可以穿。」

陳酉生又轉過身來走着，眼睛露出夢幻的光芒，熱情地說：

「不要緊，他們會給我棉衣穿的！」

做妻子的有些詫異地問：

「他們是誰呀？」

陳酉生只自走上走下的，沒有回答。

做妻子的邊補邊說：

「是不是你在外邊交的朋友？」

陳酉生沒有望他的妻子，只是邊走邊說：

「不不，我借不認識他們呢？」

妻子又停下針來，詫異地問：

「你不認識他們，他們會收留你嗎？」

陳酉生用着確信的口吻說：

「會的，只要他們看見我穿的這一身，他們就會收留我的！」

「呵！有這樣好的人！」做妻子的驚喜地說：「你怎麼知道他的？」

「我們吃糧的，什麼不知道！」陳酉生驕傲地說，「我們在部隊上，私下

裏常常談到他們，曉得他們是對窮人好的。」

酉生嫂奇異地望着他，發現他脊下一個破洞，便叫住他說：

「過來，過來，那個洞太大了，脫下來補一補！」

陳酉生不以爲意地說：

「算了吧，這麼破的衣裳，借補什麼？有洞洞，到涼快一點！」

「你不要緊，人家會笑我懶的，那麼大個洞！」做妻子的固執地說，借叫

他脫下來，立刻就着手跟他補，一面責備地說：「不管你到什麼地方，太褻了

總不好的！」

陳酉生却吩咐他的妻子說：

「你偕是去跟我多找點草藥吧，我好帶在路上敷！」

酉生嫂依戀地說：

「你不能多等幾天，讓他好完全才走麼？」

陳酉生看了妻子一下，又望門外玩耍的孩子一下，臉子不免有點癡癡，低

聲沉吟地說：

「左還要走的，不如早走的好！」

酉生嫂便低下頭，迅速補了起來。不久，村中婦女約她去扯草藥，好醫治

他們械鬥受傷的丈夫，她就同她們一道爬上山去

十二 衝出天羅地網

陳酉生坐在茅屋門口，時時向遠方望去。他看見酒罈子的三兒子阿發，帶着一隻黑狗，在下邊村道上走過，含意地望他一眼，起初並不注意，後來見他這天下午一連走了三次，便不免有些疑惑起來，他心裏不禁想道：

「難道酒罈子也猜我要逃走嗎？」

吃了晚飯的時候，孩子些在門前月光中玩耍，最小的小金忽然害怕地叫了起來：

「狗，狗，狗！」

酉生嫂連忙趕了出去，大聲地說：

「跑了，跑了，一隻黑狗！」

陳酉生不禁心裏有些驚跳起來，於是走到門口，向明月照着的村道，凝神

地望了好一會。

這一夜，月亮很明亮，吐着水一樣的清輝，出現在屋背後的山上。村中的房屋，帶着朦朧的姿態，一列一列地現了出來。聳出的樹木，則投下濃黑的陰影。村裏靜靜的，連納涼的人的談話聲音，也少聽見。有時只見有老太婆和年青的婦女，端着篩子，上面放起點燃的香燭，裝碗浸水的冷飯，默默地走過村道，送到村外的山路上。酉生嫂見孩子都睡了，便走到村道上去，問詢幾句，表示她的關切和同情。對方回答過來的話，不是憂愁地搖頭，就是沉重地嘆氣。酉生嫂轉回來，向丈夫感慨地說：

「真可恨得很，他們就只顧慫人家去打架，自己氣倒出了，禍事擺跟人家！九叔的兒子，身上挨了幾刀，今夜燒得打胡亂說的！」

「他媽的，簡直不是東西！」

陳酉生動氣地罵了起來。

酉生嫂半晌又納罕地說：

「很奇怪，沒有一個人抱怨酒罈子他們，今天下午她們同我一道扯藥，只

是一句一罵地，咒張家仔！」

「他媽的，這就是他們會佈天羅地網吶！」

陳酉生罵了之後，又凝神向下邊村道下細地望。酉生嫂忍不住問：

「你在瞧什麼？」

陳酉生向外面四處瞧了一會，走進屋去，一面小聲說：

「你進來，我有話告訴你！」

酉生嫂感到事情有些不尋常，便也跟了進來。陳酉生便把白天所見和心裏的懷疑，全告訴跟她。她感到害怕起來，背皮子一股股發冷，破屋頂漏下的月光，照出她的臉子十分慘白。

陳酉生有點氣促地說：

「你把東西跟我收拾好，錢，我拿一半，留一半，我想今天晚上就走！」

酉生嫂突然拉着丈夫的手，極其傷心地說：

「你就……走麼？」

陳酉生難過地說：

「這有……什麼辦法呢？」

酉生嫂緊緊貼丈夫的胸口，低聲啜泣起來。陳酉生扶着妻子，輕聲溫慰地說：

「不要難過……跟我去看一下！」

他隨即輕手輕足走到門口去瞧，屋外沒有人，只是滿村的月光，異常的慘白。他覺得照的太亮了，上半夜走路，會給人瞧見的。他便轉身進來。妻子已經坐在矮櫈上了，把臉緊緊地伏在兩隻手裏，竭力忍着她的哽咽。他躬着身子，拉着她的手腕，安慰地說：

「我借不馬上走，不要難過……我要下半夜才動身……」

酉生嫂半晌抬起頭來，忍着眼淚說：

「你借是走吧，不要……爲了我……」接着又恨恨地說：「我只要想起他們這樣可惡，我也就不難過了！」隨即站起來，收拾東西。

陳酉生勸慰地說：

「不要忙，慢慢收拾吧！」

酉生嫂只默默地把補好的兩件衣裳，一條褲子，和一包草藥，用麻繩綁在一起，又走進隔壁屋子，拿錢給她丈夫，又把一條舊布，塞在衣裳一道，叮嚀地說：

「不要掉了，這個就拿跟你做洗臉帕。」

陳酉生接着錢，却把舊布拉了出來，一面說道：

「不要了，我拿手板洗洗就是。布好貴去了，留跟孩子們補衣裳。」

這一夜，屋頂破爛處，有月光射了下來，用不着點松明子。而他們也不願意點的。兩人在黑暗微明中，靜靜地坐着。酉生嫂輕輕地走出門去，一會兒又輕輕地走了進來，小聲地說：

「我聽了一會，怕都睡了！」

陳酉生站了起來，提着衣服捲，向隔壁床上睡的孩子看了一會，沉重地吁

一口氣。接着便把衣服捲套在肩上，頭一揚就動身走出，但到了門口，又轉回頭，聲音有點顫抖地說：

「好好帶孩子呀，哪怕苦一點，你都跟我帶起！」

「你放心哪！只要你在外面幹的有想頭，我什麼苦都不怕的！」

酉生嫂鼓起勇氣，跟在後面回答。她看見他帶着黑色的影子，在月光底下，很快地走着。不久便看不見了，只聽見村盡頭有狗咬的聲音。後來連狗咬聲也沒有了，整個村子都已全然靜寂。隔過的羣山，籠在月光的輕霧底下，彷彿也已入夢一樣。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作完。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改畢。

於重慶。

鄉

愁

著者

出版者
總經理

艾

中興出版社

蕪

版權有
印翻禁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滬初版

上海(11)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

陷

坑(中興譯叢之一)

庫布文
秦漪林著

十九元

斯達林格勒(中蘇文協叢書)

V. 涅克拉索夫著
李霽野譯

十六元

鄉

愁(中興文叢之四)

艾蕪著

十六元

神的失落(中興文叢之三)

王西彥著

十三元

雲層(中興文叢之一)

劉北汜著

四元五角

憤怒的鄉村(中興文叢之二)

魯彥著

十六元

你在那兒(中興詩叢之一)

王采著

三元五角

幽會與黃昏(中興詩叢之二)

拜崙·雪萊等著
沙金譯

四元

騎

馳(中興詩叢之三)

惠特曼·郎斐羅等著
鄒綠芷譯

四元五角

[H 0091]



中興文叢